

堅

清

褚稼軒著

瓠

集

第十八冊

進步書局校印

堅瓠秘集卷之四目錄

義馬

朱魚變白

孝丐

牛償債

圖乙誤字

傳說誤

李近樓琵琶

縣令主婚

天緣

一激成名

孕化金眼獅

大西國三主

為法自樊

登高

馬腦

天目地肺

寺壁照遠

糞黃

廖德明

福地不易得

多子

短人

長人

神狻人長

犬噬鼻

食量過人

物日食料

蝗災

龍報金蓮

粉骨為丸

簡紙

朱買臣

象畏鼠猪

金吾

扇

畫圖

異力異鬚

萬物生虫

鱧殘紅蝦

野枝幻狀

大膽

中時弊

水產陸產

籍沒資財

楊太真

阿瞞

光武故人

嘉定井

酒活命

古來可笑事

詩有唐氣

畫虎類狗

姚襄異

張僧繇畫壁

魚吞仙艾化龍

龍門

三足雞

乳媪奸惡

江西畢氏

奴解客愠

嚴嵩方書

堅瓠秘集卷之四

清 長洲石農楮人獲學稼纂輯

義馬

書史所載義馬。如踰水救主。望門訴寃。事甚衆。陶朱新錄載崇寧間。東阿董熙載飲於村落。醉歸。墜馬卧道次。馬韉持於手。忽有盜盡解其衣。又欲其馬。方俯首取韉。馬遽嚙盜髻。盜不得去。逮熙載醉醒。盡復取所失物。馬始縱盜。為人臣僕。而不盡力於君主者。曾是馬之不若也。

朱魚變白

拙菴雜組。仁和張問渠者。冢宰元洲瀚之兄也。性至孝。母陳夫人。嘗畜朱魚二十餘頭。玩弄日久。母沒。問渠哀痛不忍。往視魚。忽皆變白。觀者咸謂魚常變色。不足為異。及終制之日。魚俱復變赤。儼同除服人。謂孝感所致。

孝丐

都公談纂。正統間。有丐者奉其父母居蘇之南倉橋警館中。時父母俱以疾廢。丐者長出而午歸。未出而酉歸。市所得魚肉。必擇美者躬自炊爨。暮則置酒跪拜於前。

喧歌以進。必父母歡醉而後。已市人皆賢丐者而樂施之。以故甘旨不缺。

牛償債

採塵新譚。潘愛松名珙字廷大。贅於李氏。李有拽磨犍牛。已十五餘年。精健多力。一日清晨。帶所拴繩。至李卧房前。作人言曰。牛即係某人。原負主公本錢若干兩。罰令變牛來償。今年限已滿。本利已足。告歸矣。主人與其妻啟戶視之。蓋磨牛也。再跪前二足。垂淚而死。其事潘所親見者。

圖乙誤字

愛日齋叢抄。趙景安云。古人書字有誤。即墨塗之。今人多不塗。旁注云卜。謂之卜致。莫曉其義。近於范機宜處。見司馬溫公與其祖議通鑑書。有誤字。旁注云丰。然後乃知非字之半。後人又省作卜或三點者。項氏家說亦以溫公為証。謂勘書之法。有為乙字布於兩字之間者。自右勾上而使之下。蓋字顛倒。當兩易也。今館中校書格。字有誤者。以雌黃塗訖。別書於上。或衍字。以雌黃圈。少者於字側添入。或字側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於本行上下空紙標字。倒字。於兩字間書乙字勾轉。舉子場中亦然。○歐陽文忠公詩補亡後序。增損圖乙。圖者塗抹也。乙者勾正也。史記東方朔傳。止

輒乙其處。謂有所絕止。點而記之曰乙。如士人讀書。以硃志其止處也。又文字有遺落。勾其旁而添之。亦曰乙。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是也。今試式作注。乃點字之誤。點竄出三國志。曹操與韓遂書。多點竄。點謂塗去。竄謂添入。

傳說誤

紫桃軒雜綴。石氏星經云。傳說者。章祝女巫之官。司天王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有大祝。以傳其說於神宮。鄭氏曰。傳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祠求子之事。蓋古有保母傳母傳說者。謂傳母善之也。由石氏則傳者。附達之義。而說為傳說之說。由鄭氏則傳為保傳之義。而說為喜悅之說。其逐目為商相傳說者。始於莊子。迨子瞻作韓文公廟碑記。申呂自岳降。傳說為列星。於是仍訛襲謬。不復可正矣。

李近樓琵琶

耳諱。載京師瞽者李近樓。籍錦衣千戶。善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曲。無不絕妙。平生羈愁哀怨。及人已胸中事。皆於鳴絃鐵撥發之。令人髮上指。淚交下。忽作魚山梵唄。冷然孤僧雲水。復作蘇臺圍獵。淒然百獸嗚嗥。有言瞽者習琵琶。穿被作二孔。寒夜舒手出外。時時弄撥。故幾於神若此。

縣令主婚

南濠魚行程某。無子。繼一陳姓者為子。在店經理。隨又嗣一他姓女。年相若也。陳子長而勤敏。嗣父母許以女妻之。兩人出入肩摩之際。私心亦許可。竊喜。陳以語本生父。紂采焉。康熙辛未。嗣父忽不樂於其子。遂之出。另以女擇配。媒氏慙思。已有成議。為他姓委禽矣。其女抑鬱不堪。而不能自主。壬申春。陳父訟之吳邑。張邑侯隆以陳納聘在前。諭其父以女歸陳。杖責從後執柯者。而程某托言其女不肯適陳。族屬程天士者。深為不平。隣里合詞。以程父另配為不義。張侯領之。視陳子少年韶秀。遂留意焉。拘其女到縣。詢之。顏亦不語。侯云。此佳偶也。我當為爾成之。命取庫銀拾兩。紅紬二疋。票喚喜娘。價相樂人。簪花披紅。當堂拜縣主。結婚焉。人見其女荆釵裙布。不稱新人裝束。承行吏亟取紅襖并綠裙。當前換易。贊禮交拜。觀者堵牆。詫為僮事。天士輩見張侯如此好事。而陳家戶庭門寂。且合卷之費無所辦。不將負此盛典乎。乃出一單。眾姓助婚。頃刻得銀拾餘兩。備列案間。張侯大喜。為之撫掌。歸而酒筵成禮。叩拜公姑。夫婦歡好。郡中闕傳焉。

天緣

濯纓亭雜記。正德間。都下王某。家甚富。其子聘孫氏女為婦。將婚。子病瘵死。恐孫氏

匿其聘財。秘不發喪。詐令媒妁請期。女家覺其詐。佯許之。至親迎日。王以其女偽作男子往迎。孫氏亦令其姪偽作女子隨行成禮。王意兩女共一室。了無他疑。不意少女與少男相悅。而私成配偶矣。都下民俗。成婚三日。婿與婦同歸父母家。孫氏遂留王氏女於家。王某方悟。反受其欺。已無及矣。訟於官。兩家各當坐詐罪。王氏女既為孫姪之婦。而以孫氏之女亦歸王氏之姪。一時盛傳以為奇事。此與癸集所載相同。

一激成名

近峯聞畧。錢塘方賓為諸生時。在館中買靴。所乘驢逸。適蔡都指揮過。驢從捶驢。驢驚。賓嘗騎。從時明初重武功。軍官多橫。蔡因杖賓。賓不勝忿。與蔡相爭。蔡曰。汝他日為官。能臨我乎。賓因拔皮刀擊檻曰。他日不得相臨。有如此檻。遂去家。入鄉校。鑰門修業。寶中傳殮。三年貢入太學。授兵部主事。永樂初。賦元旦觀燈詩。稱旨。陞郎中。以侍郎陞本部尚書。蔡適有事至部。懼不敢見。乞賓親厚謝罪。賓不答。俾以公事見。蔡且喜且懼。乃盛幣候其歸。休叩頭待罪。賓扶之起曰。非君一激。何以至此。禮之有加。孕化金眼獅。

湖海搜奇。淮陰徐省祭城溪妻有孕。夢中忽云。見一金眼獅子。坐在胸前。徐忙起取。

火獅即跳往桌上。及火至而獅已無踪。妻腹忽消。不復有孕。○近太倉一大家。夫人有孕。產龜數枚。而腹亦消。母亦無恙。

大西國三主

紫桃軒雜綴大西國在中國西六萬里而遙。地名歐海。國列三主。一理教化。一掌會計。一專聽斷。其尊雖等。人皆畏聽斷者。旁國侵掠亦聽斷者。徵發調度。然不世及。須其人素積望譽。年過八十而有精力者。衆共推立之。故其權不久而勞於運用。人亦不甚欣羨之。地多犀象虎豹。人以捕獵為生。亦有稻麥菜茹之屬。文字自為一體。皆秉教於天主。不知有中國儒釋道教。天主者。最初生人生物之主也。立廟共祠之。其言天謂有三十二層。地四面懸空。日大於地。地大於月。地之最高處有闕。日月行度適當闕處。則光為映蔽而食。五星高低不等。火最上。水最下。金木土參差居中。故行度周天有遲速。皆著圖立說。頗有可採處。世廟末年。國人利瑪竇者。結十伴航海漫游。歷千餘國。經六萬里。凡六年。抵安南。入廣東界。時從者俱死。瑪竇有異術。善納氣。內觀。故疾孽不作。居廣二十餘年。盡通中國語言文字。瑪竇紫髯碧眼。面色如桃花。年五十餘。如二三十歲人。見人膜拜如禮。人故樂與之交。萬曆丁酉。李君竇遇之。豫

章與劇談。出示其國異物。一玻璃畫屏。一鷺卵沙漏。狀如鷺卵。實沙其中。而顛倒滲泄之。以候更數。搗有彼國經典。綵罰金寶雜飾之。其紙如美婦之肌。云其國之樹皮。治薄之耳。因贈之詩云。雲海盪朝日。乘流信綵霞。西來六萬里。東泛一孤槎。浮世常如寄。幽棲即是家。那堪作歸夢。春色任天涯。瑪竇不復作歸計。以天地為階閭。死生為夢幻。較之達磨流沙之來。抑又奇矣。

為法自弊

公子虔告商君欲反。發吏捕高君。高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晉桓蔚之敗。投牛牧寺。僧昌保藏之。劉毅聞而殺昌。及毅被劉裕所討。夜走亦投寺。寺僧曰。昔亡師客桓蔚。為劉將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而居。而章子厚以為強奪民房。下郡按治。及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復蹈前轍也。當鞅輩快其令之行。指搗如意。假令知有後灾。猶將不恤。及其出亡而無所居。然後知為法之弊。悔已無及矣。

登高

登高不獨重九。古人人日亦登高。晉李充正月七日登剡山寺。有詩。桓溫參軍張望。有人日登高詩。元魏東平王翕人日登壽張縣安仁山。刻銘於壁。隋文帝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馳詔召元冑。既見。上曰。公與外人登高。不如就朕也。又韓退之有寒食登高詩。

馬腦

丹丘國人善別馬。馬死。則破其腦視之。腦色如血者。日行萬里。能騰飛空虛。色黃者。日行千里。色青者。聲聞數百里。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色白者。多力而驚。其地有夜叉拘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為瓶盃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世所貴馬腦。乃真馬之腦。聖凝而然。今則皆紅石子也。

天目地肺

杭州臨安有天目山。山有兩峯。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為天之目。河州歷陽縣。亦有天目山。河圖括地象云。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真誥云。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勾曲之地肺。註云。水至則浮。故曰地肺。又大伾山為地喉。岐山為地乳。終南山有地脉。為

四皓修煉處。秦符堅時。長安地有水影。宋文帝時。青州城南遠望。地中如水有影。人馬百物皆見。謂之地鏡。唐神龍中。大曆末。地見水影。皆有樓臺花木。士女往來之態。明萬曆中。皇城下忽見水影。有衆鐵騎臨城。城上刁斗旌旗。無一不備。踰時乃滅。

寺壁照遠

紫桃軒雜綴。湘潭界中。有方廣寺。每至四月朔日。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宮府樓堞。居民舍宇。影着壁上。物物可數。又福清紫薇院。每三鼓後。聞譁呼買物之聲。正如城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又七修類藁。青州府城外羅北門。曰鎮青。俗曰馬異。左轉數丈。將抵門座之角。人或持石擊地。自遠至。磚中則若雞棲之聲。南京靈谷寺。有琵琶街。人履之。拍手應聲。如琵琶然。絳州鼓堆。火馬踐之。迤迤如擊鼓音。蓋天地間。水火風相搏。相攝。其氣機虛翕之變。不可以情理測識。有如此。

糞黃

白醉瓊言。萬曆辛丑。仁壽令李公述職過郾城。有孝廉謝玉齋子庚子。亦舉孝廉。云未第時。糞內生糞黃數枚。李撥視之。形如東瓜。大亦如之。乃活物也。彼地發旺之家。莫多生此。視後仍以糞覆之。亦新聞也。

廖德明

湖海搜奇。廖德明^瑤江右商也。素善青鳥之術。臨終語其子曰。大江之中。青龍山之尾。有鳥焉。當出異貴。汝必葬我其上。葬畢。三年之中。慎勿啟門。啟則不惟敗事。且得奇禍。德明卒。其子如其言。葬之。歸而扁鑰其門甚固。雖至親貴賓臨之。不啟。喪畢。更五日。則滿三年矣。會其妹將嫁。母曰。所不盡者五日耳。啟門何害。於是遂啟其門而出。欽天監奏。帝星見江西分。望氣者亦言在此島中。帝命物色之。遍一島不可得。一老兵夜卧。聞水次有聲。明旦按其處。發土得死屍。已化為龍。惟一足猶人形。目瞑未開。蠕蠕若有動息者。更三日則入於江矣。遂斬其屍。鑿其島。作神廟其上。號曰斬龍廟。而廖氏少長皆坐法。

福地不易得

閩然錄。歸安仰思忠。精堪輿家術。閩故方伯何公先為湖州守。其婿六合尹林克。正知思忠。乃延之入閩。為方伯擇葬地。而其姻某亦欲葬父。因聘仰。為得一地甚佳。方點穴而雨至。遂下山。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地佳否。曰佳。曰切勿與之。此人為考官。鬻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遂

覺明日思忠問克正曰。昨大尹公先為何官。宦業如何。曰。先為某縣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聞為考官時。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此少之。思忠惕然。遂托故辭歸。越三年。遇其鄉人。問其大尹葬何所。人曰。因與勢家爭地。官事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凋落矣。思忠益歎異之。

多子

齊田常專國。選民間女。七尺以上者為妾。生子七十餘人。田成子有子百餘人。漢張蒼有子百人。趙王彭祖子七十人。中山靖王子百二十人。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玠子三十六人。張耆子四十二人。杜子微子一百四十人。馮盎子三十人。宋李仙哲生男女六十九人。姚弋仲子四十三人。胡蕃子六十人。陵陽子仲子三十人。明慶成王有子百人。河洛周王子百人。光澤縣民某子百人。

短人

說苑載李子教長三寸三分。於鳴鶴嘯中遊行無礙。莊子註載務光身長八寸。耳長七寸。誠齋雜記載李子昌長七寸。漢武故事載漢武帝時。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曰巨靈。論衡載漢建武年間。潁川張仲師長一尺二寸。雜記載蔡謨外親王蒙長三

尺。紫桃軒雜綴載西陳民朱某長僅二尺一寸。余裸而視之。腹下即出二趾。無脰。脰。肩下即鬻尻。無肋可數。

長人

中國之人長一丈者。人君則黃帝堯與文王。人臣則孔子。一云九尺六寸。莊子謂自腰以下。不及禹二寸。則後說似矣。吳伍員。漢巨無霸。元魏南明太守慕容此。俱十尺。無霸腰帶十圍。員眉閒一尺。叱頭一尺。腰圍九尺。宋程史載。唐某與其妹。各長一丈二尺。禹長九尺九寸。湯九尺。秦始皇八尺七寸。漢高祖七尺八寸。光武七尺三寸。昭烈七尺五寸。宋武帝七尺六寸。陳武帝七尺五寸。宇文周太祖八尺。項羽八尺二寸。曹交九尺四寸。韓信八尺九寸。王莽七尺五寸。劉淵八尺四寸。劉曜九尺四寸。慕容皝七尺八寸。姚襄八尺五寸。冉閔。什翼犍。宇文泰。俱八尺。慕容垂七尺四寸。慕容德八尺二寸。韋康成年十五。長八尺。姜宇十五。長七尺九寸。劉曜子胤十歲。長七尺五寸。後止八尺四寸。晉咸熙二年。長人見於襄武。長三丈。符堅時。申杏夏。默護。磨那。俱長一丈九尺。為拂蓋郎。大秦人長一丈五尺。龍伯國人長三十丈。支提國人長三丈三尺。長狄僑如長五丈。南海毗騫國王長一丈二尺。頭徑三尺。防風氏骨節專車。佛

長一丈九尺。弟阿難。與從弟調達。俱長一丈四尺五寸。女子長者。明德馬皇后。和熙鄧皇后。俱七尺三寸。劉曜劉皇后七尺八寸。以美著稱。曜長九尺四寸。庶幾相稱。

神搜人長

湖海搜奇。嘉靖初。紹興張益習儒。為弟子員。夜卧。見二蒼蠅。自窗外飛入。集几上。倏成二人。有頃漸大。皆長七八尺。各以手撫張。張喋不能出語。一人抱其首。一人抱其足。盡力相掣。覺其身隨拽而長。長與屋等。又踞二壁角。再拽之。張昏然。二人仍變為蠅飛去。張遂寤。至旦。加長三尺。體骨雄偉。與舊不同。妻子驚而問之。一字不復識。有司聞之。奏為大漢將軍。

犬啣鼻

挑燈集異。吾郡周時懋。惠疇少以痘毒死。其家置之墻隈。出買凶器。為犬啣其鼻。毒隨血出而復活。遂收養之。正德中。以字藝被用。官至工部尚書。相者謂其鼻存。則與五官不相稱。當不貴矣。

食量過人

食之多者。史稱廉頗七十餘。一飯斗米。秤肉。註秤肉十觔也。發蒙記云。廉頗年老。日

啖肉百觔。苻堅時。拂蓋郎申香夏默護磨那。每飯米一石。肉三十觔。宋明帝啖白肉至二百片。蜜漬鮭鮓。一頓數金鉢。蕭穎胃啖肉膾二斗。唐張興一飯肉十觔。馬希聲食雞五十。范汪啖青梅一斛都盡。齊王好食雞跖。日食雞七十。臨江王妃江無畏好食鯽魚頭。日進鯽魚三百石。晉宦者廖習之。食量寬博。晉祖曰。汝腹中有五百斤鐵磨。癸辛雜記。宋丞相趙溫叔一飲三斗餘。食猪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又宋永嘉陳仲潛健啖過人。適北使亦善啖。求為敵者。以仲潛充選。飯已復索。乃各以半豚進。使者辭不能啖。仲潛乃大嚼至罄。崇禎中。郡中俞胖。家素封。以善啖而貧。至饕餮不給。乃以銀四兩買郡廟皂隸一尊。日收其蛋肉麵飯自供。猶若不飽。親友復集銀四兩。又買一尊。始得充然果腹。至順治初卒。將皂隸頂替與人。為之棺殮云。

物日食料

真珠船。戴禁苑魚獸食數。正德中。崔傑為光祿寺丞。言南城金魚。日食蒸餅白麵二十斤。御馬監小猴十隻。日食白米一斗。紅棗二斤八兩。獅子房二號。日食活羊一隻。白糖四兩。羊乳二瓶。醋二瓶。花椒一兩三錢。犀牛一隻。日食白米一升。猪肉二觔。雞一隻。紅棗二觔。豹每隻。日食羊肉二斤。虎每隻。日食羊一羴。惟猴以攪馬不睡。辟害。

不為虛糜。餘則坐食尸素之畜耳。當與曠官蠹國者並殺同驅可也。

蝗災

睽車志。淳熙庚子辛丑。平江比年大旱。常熟縣虞山北郭有農夫過某種田六十餘畝。歲常豐熟。過覬例免秋賦。亦報旱災。自為得計。明歲壬寅。飛蝗大至。首集過田。禾穗俱盡。而隣北接壤田並無恙。又二田家東家守分常苦。西家侵害無已。是年蝗虫盡集西家之田。不入東家之界。西家怪之。乃夜以布囊貯蝗移置東田。有報東家農者。絕不與較。但云果有神明。蝗當自去。明日蝗復飛集西家之田。東家照舊成熟。

龍報金蓮

鰲鷗雜識。康熙中。一漁人獲一大鯉。以筐成之。往售。時值上元。合城張燈綵。漁人往來市中。並未有呼之者。若空筐無物云。漁人懊恨。至晚歸舟。述携筐無人見問之故。令妻斫之。其妻甚慧。諦視之。謂夫曰。我聞鯉魚曉眼。此恐是龍神。食必有禍。盍縱之。水夫然之。相與合掌加額。放之湖中。夜夢一白衣秀士來謝曰。予龍王之子。偶游湖濱。為子所獲。蒙携入市中。觀燈竟日。且不加害。銘感難酬。有金蓮一盆。送至家中。當今日開一枝。永富爾家。旦視之。果有金色蓮花。在焉。日開一朵。家遂殷富。

粉骨為丸

白醉璣言。張真人之始祖。善相地。負其親骸骨。行求十餘年。到龍虎山。覩其崖。吉利而峻險。不能梯。乃粉骨為彈丸。以弓發之。至若干丸而墮。後復再中。至若干丸而止。故其封爵中絕。尋亦復續。此其驗也。又其家遺誓云。傳睛不傳髮。傳髮不傳睛。今子孫襲封者。非鬚髮上指。則目睛仰生云。

簡紙

愛日齋叢抄。王沂公以簡紙數幅送人。皆他人書簡後截下者。晏元獻凡書簡首尾空紙。皆手自剪。置几案以備用。王文康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諸公皆身處貴盛。儉德若此。世俗費紙者。無人語以前事。又顏氏家訓云。梁東莞臧逢世。就姊丈劉緩乞客刺。餘紙寫漢書。勤儉更過人矣。

朱買臣

漢時會稽郡。即今蘇松常嘉湖地。朱買臣為會稽太守。而杉青吏同其妻謁伏道左。因有羞妻亭。買臣死。亦葬嘉興東塔。非今紹興屬邑之會稽也。買臣在漢武帝時。與嚴助王褒等。俱以辭辨捷給見幸。漢元帝時。又一朱買臣。作武昌太守。卒葬彭城者。

至梁元帝時。又有朱買臣。與胡天祐同拒北魏者。

象畏鼠豬

象畏鼠。見地有鼠跡。終日不敢動。海語物產篇。載象嗜田禾。經旬數畝。立盡。島夷縛孤豚於深樹中。嗥嗥不絕聲。象聞而怖。乃引類而遁。昔王威寧平兩廣夷人。畏象戰。因覓小豚數千。縱之。象果披靡。人以為豚類鼠。不知豬聲。因象所畏也。

金吾

崔豹古今注。金吾。車輻棒也。漢執金吾。亦棒名。以銅為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漢百官志。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二十人。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吾。漢以禦非常。文獻通考。武帝增置八校。更名中尉為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以名官。

扇

古人所用。團扇。羽扇。王珉贈嫂婢。及王右軍為戴山老姥書扇。蘇東坡為春夢婆書扇。皆團扇也。方麴。形如餅。而四稜。以木為之。亦團扇類。北史魯漫漢。遇楊愔。騎驢不下。以方麴障面。而過是也。摺疊扇。古名聚頭扇。僕隸所執。取其便於袖藏。以避尊貴。

者耳。元時東夷始以入貢。明永樂間稍效為之。後則流行泛廣。而團扇幾廢矣。至於揮洒名人翰墨。則始於成化間。作偽之徒。乃取宋元明初名公手蹟入扇。良可哂也。

畫圖

漢宣帝思念輔佐之功。則寫博陸侯諸臣圖。元帝縱欲。則寫王嬙諸美人圖。以次待幸。唐太宗重文。則寫十八學士瀛洲圖。宋仁宗畏敵。則寫元昊像時觀之。南唐韓熙載窮極聲妓之樂。其沉酣狎昵。聞於李後主。後主令工就第寫夜宴圖。宋吳益王道遙山水。高宗命善畫者躡而窺之。寫冷泉濯足圖以進。明初祭酒滑縣宋仲敏。剛毅稱職。高皇殊眷之。君臣之契莫倫。高皇燕居。思見祭酒。不欲數召煩勞。令畫工陰寫其貌以歸。數主數臣。其密契同。而所尚終不逮明高皇也。

異力異鬚

白醉璣言。攸縣張子雲。身長八九尺。為人担米。肩各一石。首戴五斗。而行無窘步。嘗卧石橋上。其首去地數寸。元末之亂。鄉民推為寨主。所乘馬灰色。日行千里。鳴金未絕。自山馳下已十里矣。歸附後。為巡檢而卒。同時有徐寨王鬚十餘莖。以囊盛之。舒則其修二丈。後亦歸附。

萬物生蟲

世間萬物。無不生蟲。木水土之中生蟲。因其常也。人身中有疥蟲。醫與醢各有蟲。至火中生蟲。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可以為布。垢則以火浣之。原化記載獸名蝸斗。如犬而食火。糞復為火。褚記室載。南雞亦食火。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大如瓠。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鑊。底上一鐵泡。槌破。有一紅虫。其走如飛。其嘴甚硬。是金鐵中亦有蟲也。

繪殘紅蝦

博物志。吳王江行食魚膾。有餘。棄於中流。化為魚。名吳王繪。餘長數寸。大者如筋。雲溪友議。寶誌禪師。嘗於臺城。對梁武帝食鱠時。昭明諸王皆侍側。食訖。帝曰。朕不嘗此味者二十餘年矣。師何為乃爾。誌公乃吐出小魚。鱗尾皆具。帝深異之。今吳中繪殘是也。○中吳紀聞。承平時。有蝦子和尚。好食活蝦。貯之袖中。且行且食。或隨其所往。密視之。遇水則吐出。蝦皆游躍而去。又林酒仙。東禪僧也。好食蝦。人規之。輒吐出。即遊去。至今東禪寺前河中。有紅蝦。

野枝幻狀

王丹麓廣聞錄。崇禎甲戌七月朔。河南孟縣民孫光顯祖墓在河陽驛之東。有野葡萄藤。枝極間。忽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為龍鳳。為龜鱗。為蟬。為雀。魚。蛇。鼠。為孔雀。鸚鵡。道臣曹應秋。取得三美人。一鳳。一鸚鵡。美人黃衣白裳。面施粉黛。鳳苞五采。鸚鵡栖於架。架上有蓋。蓋中有粒。點染生動。妙手不及。

大膽

拙菴雜組。諺云。出外十里。為風雨計。出外百里。為寒暑計。出外千里。為生死計。京師諺云。三十里外不帶傘。好大膽。五十歲後不買板。好大膽。言三十里外。則風雨不可期。五十歲外。則生死不可期耳。然人生天地間。無時不可死。豈特五十外哉。

中時弊

濯纓亭筆記。太平之世。人皆志於富貴。位卑者所求益勞。位高者所得愈廣。然以利固位。終不能保其所有。故時人為之語曰。知縣是掃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义袋口。都將去京裏抖。語雖粗鄙。切中時弊。

水產陸產

拙菴雜組。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產。食水產者。鼈。蛤。螺。蚌。以為珍味。食陸

產者狐兔鼠雀。以為美品。如吳人食土蚘蝦蟹銀鱸之類。不以為怪。與嶺南食螬蟥蜻蜒及鼠者何異。此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籍沒資財

王愷珊瑚七尺。高元載胡椒八百石。古以為侈。載之史冊。羣談採餘。王黼既誅。籍其家。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滿三楹。他物稱是。童貫敗。籍其家。得理中劑丸幾萬斤。金銀寶物無算。賈似道死。果子庫糖霜數千甕。官謂此物不可久留。難載冊籍。遂輦棄湖中。七修類稿。正德中。劉瑾朱寧。權侂人主。富踰國帑。及籍瑾資。共金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朱寧。金共十萬五千兩。銀共四百九十八萬兩。聞籍沒王振曹吉祥家資尤多。民之脂膏。安得不竭。

楊太真

楊太真。本廣西容州普寧人。父維。母葉氏。妃生有異質。都部署楊康求為女。時楊玄琰為長史。又從康乞為女。携歸長安。納之壽邸。遂擅天寶之寵。幾覆唐祚。晋石街尉家綠珠。亦從南蠻中得之。宣天地妖艷之氣。偏鍾於荒岫密箐之地與。○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

阿瞞

人知阿瞞為曹操小字。不知唐明皇小字。亦曰阿瞞。李德裕所作明皇十七事內一條。李輔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中路見兵。攢耀目。一作日上皇驚懼。賴高力士在左右。獲安。上皇曰。微將軍。阿瞞為兵死鬼矣。又羯鼓錄載。明皇與寧王簪花事。累自稱為阿瞞。明皇字阿瞞。古賢小字集未收。

光武故人

光武故人。人知有嚴光。而不知有牛牢。光武平時。與諸故人夜話及讖。光武曰。劉秀作天子。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光武堅叩之。牢曰。大丈夫立意。不與帝友。衆大笑。後光武即位。累徵不至。刺史郡守奉詔存問。牢每披髮不答詔旨。嚴君平之故友。人知有富人羅冲。而不知有安鴻。丘鴻。丘為君平作諫曰。無營無欲。澹然淵清。又林間翁孺。皆臨邛人。亦其友也。

嘉定井

白醉瓊言。嘉定民家開井。四丈無水。得一石。以鐵揮碎之。石中鹵水湧出。其人亟出得免。水浸中庭。高尺許。衆謂必遭墊溺。適有一垢衣道人過。見而謂人曰。無事。以雞

籠罩之即止如其言。水果漸退。

酒活命

拙菴雜組。史百戶號松所。善畫龍虎。醉則運思尤妙。人欲求者。必以醇醪醉之。乃肯下筆。以是日事酩酊。嘗迎巡按。以醉伏地。言百戶稟事。實無所言。指揮何某稟云。百戶有癩疾。乃扶出。何呼其父。令戒其子飲。父怒責之。絕其酒一月。病甚不能起。延醫王維綱治之云。脉絕不可治。其夕果死。親屬哭畢。母哀之曰。在生嗜酒。今以戒酒死。死不瞑目。命兒女啟其口。以盃酒灌之。入喉有聲。乃再進一盃。覺鼻息如相續者。又進一盃。唇動氣通。母問如何。荅曰。好喫。乃更進一盃。遂省人事。明日往告王醫求藥。王不信。具告以故。曰。然則非藥之力。乃酒之功也。宜更飲之。乃更進六七度。推枕而起。又十年乃卒。

古來可笑事

梁大將軍

龔

作販牛黃客。

見後漢延篤傳

石衛尉

崇

祖車騎

述

戴若思。李北海

邕

俱作劫海

船賊

見正史

吳興太守謝朓。唐新昌令夏侯彪之。皆以雞卵給人。收其雞

見南史廣記

李後

主作鵝卵柳條稅大使

見卯訥見聞錄

解漕運賔王。作賣竹筒主人

見雜志

謝文靖

安

作蒲葵

扇牙行。

見雜俎

裴丞相

休

韓丞相

熙載

作歌姬院乞兒

見本記

石曼卿作鬻私鹽惡少。皆

古來可笑事。

詩有唐氣

水東日記吳下有舉子作詩自揭廳壁間。乃凡譽之座客曰。舍弟此詩大有唐氣。一客忽起索梯甚急。衆莫解其義。既得梯。厯級而升。以舌舐其詩曰。有糖氣為何不甜。一座為之絕倒。

畫虎類狗

紫桃軒又綴爾雅釋畜。犬子曰狗。釋獸。虎子熊子皆曰狗。又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獲狗半之。然則所謂畫虎類狗。蓋指虎子。亦未大懸絕耶。

桃棗異

吐谷渾有大如石甕之桃。北荒有七寸之棗。南荒有三尺之梨。東方有三尺之椹。木蘭皮國有五尺之瓜。三寸之麥。暹羅稻粒盈寸。屯羅烏之麻實如蓮的。皆中國所無。

張僧繇畫壁

梁武帝命張僧繇畫江陵天皇寺壁。僧繇於所畫廬舍那倭。另繪仲尼與十哲像。武

帝怪問釋門內何用此僧。繇云：後當賴之耳。迨宇文周滅佛，此刹以先師像故獨存。然則僧繇識略，超越今古，故藝能精如此。

魚吞仙艾化龍

安南國有艾山，在嘉興州蒙縣西臨大江，峭石環立，人跡罕至。相傳上有仙艾，每春開花，雨後漂水中，羣魚吞之，便過龍門江，化為龍。

龍門

漢地理志註：交州有龍門，水深百尋，魚躍龍門，雷為燒尾，乃化為龍，不得過者，曝腮點額，血流，此水如丹池。故唐人比進士登科為登龍門。又李膺傳註：龍門在絳州。

三足雞

康熙壬申四月初，謝李純西山掃墓，籬落間見一雞，雞足不能舉，取視之，乃三足焉。其一足出自尾間，形似鼎，多趾而稍短，頭差大而喙微扁，啾啾撲地作聲，因取歸玩之，得寓目焉。乃知輟耕錄所載非誣也。

乳媪奸惡

近峯聞略：嘉靖壬午，吳江舉人葉伯悖妻陶氏，賢淑有乳媪，欲盜其金，暮置毒茗中。

將飲之。適葉醉歸。索茗甚急。媪進飲之。暴死。媪給其父曰。無疾。脫陽耳。父醜其淫。竟殮之。後年餘。糾一婢。俟陶寢熟。以布帶絞殺之。則又給其父曰。墮私胎。懼露。故自盡。父益不欲彰。亦就殮。時有小婢觀其狀甚悉。踰時。媪毆其婢。具以白父。繫置於法。

江西畢氏

鈞。江西畢氏。中歲無子。甚以為憂。然與妻極恩愛。不忍置妾。每醉後。與妻遇。寤多不省。記妻陰以侍婢代己。即有娠。露於畢。怪而疑之。既產子。欲斃之。妻具以實告。乃納而試之。明年。又產一子。遂釋然。且感其妻。後二子相繼舉進士。長濟川。次濟時。云。

奴解客愠

見只編。載里有富人某。張具邀賓。意獨重一上客。顧衆賓皆至。上客不來。富人大慍。失聲云。偏是要緊者不來。衆賓不悅。各有去志。一奴在旁。知主人失言莫解。應聲出門。急向後厨。擔二上尊。從大門入。厲聲謂主人云。要緊者來矣。衆賓釋然。初謂為酒也。此奴微言中解。亦黠矣哉。

嚴嵩方書

拙菴雜編。嘉靖中。宗給諫弘暹。宦江西時。奉旨藉分宜相。宗實與監藉之員。言嚴相

青褶紗巾。手持小書數帙而出。監藉者難之。嚴曰。此經驗方書。欲藉以送老耳。監者曰。方書有刀創藥方否。曰有。曰能治得楊繼盛沈鍊頸創否。嚴為默然。監者曰。若然。則此書猶無效者也。遂奪而投之於火。

堅齋秘集卷四終

堅瓠秘集卷之五目錄

更定文章九命

必然偶然

陳蔡相譏

王侯木

歛令傅野情

夢中語兆

宋錦

胡梅林定變

焚牘獲全

白水銅印

辭閻君酒

八百丁

犬子豺郎

七字勾向左

小兒傷臂

總是一家

鹽場土豪

汪司馬輿人

平巖

燭淚污頂

縫婢陰

僕號墨文

人生各異

鳥翼棄兒

卧冰得魚

剗股療疾

大黃療時疾

封木石鳥獸

救邇

燕增土塑像

雨係官銜

聖火聖水

存孤封爵

豫讓施全

立橋除道

柳敬亭

狄梁公善鍼

蘇石異飲

正直為神

慢神致禍

沈家怪異

佛像動泣

止啼禳鬼

厄井

舞態

汾陽新建

駙馬

楚齊三王異好

楊妃心經

佛面刮金

部郎厚德

鴨卵河鮑子

蜈蚣珠

牝牡珠

格

葫蘆棗

籤訣

洗字去硃法

塵油

詩蛆詩牛

三十六宮



堅鉢秘集卷之五

清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更定文章九命

昔王弼州先生創為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貶。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殆有所感而為是論。仁和王丹麓先生以為天下後世盡泥此言。豈不群視文章為不祥之莫大者。誰復更有力學好問者哉。因反其意為更定九命。一曰通顯。二曰薦引。三曰純全。四曰寵遇。五曰安樂。六曰榮名。七曰壽考。八曰神仙。九曰昌後。各引古人往事以實之。頓令覽者有所歆羨云。

必然偶然

新安張山來先生云。聞錄吾邑某生。從某師讀書山中。一日徒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為科第也。某曰。科第亦偶然耳。安可必乎。師曰。讀書以博科第。乃必然者。何謂偶然。後師徒二人同登賢書。各建一坊。師題曰必然。弟題曰偶然。歷年既久。必然者圯於地。而偶然者尚無恙云。

陳蔡相譏

歛邑陳元弼與蔡昭遠論文。陳云：所苦腹中無料耳。蔡即其語譏之云：陳元弼腹中無料。陳即答云：蔡昭遠背上有文。或詢其故。曰：君不記山節藻稅註乎。蓋戲其姓也。

王侯木

歛有精於星學者。偶遺矢於野。忽聞地上作爆響聲。視之。則土中迸出萌蘖。即以此時之干支推之。乃王侯命也。因留記為驗。後里人建張睢陽公廟。以此木雕神像。果王侯云。

歛令傅野情

崇禎乙亥。義烏傅野情先生。巖以名進士來令吾邑。善政頗多。偶記其軼事數則。鄉民有割肝療其親者。諸生以其孝。公舉於庭。公笑謂之曰：此子既已割肝。又煩諸兄來。必復破肺矣。蓋譏諸生之受賂也。試童子時。有方顯者。以宦牘求前列。公見其名。笑云：方顯得文章有用。童對云：益足徵天地無私。公笑而取之。又有鄉先生詣公庭言事。頗似枉法。公不聽。鄉先生望公紗帽戲云：老父母好高冠。官公曰：不是官高。祇因髮法重。蓋公饒髮。因高其紗帽云。

夢中語兆

秦興李因是先生。寓庸蓄女優數輩。倩名師教授。必飲以痿陽之劑。乃聽為師。一日女徒語其師云。我輩作此等事。不審將來若何結果。師云。此非若輩所宜言。越年餘。先生語優師云。吾夢中見一聯。若使人人能結果。除非樹樹不開花。不知何所兆。優師無以對。先生有園。名樹樹園。一歲園中並無一花。優師忽憶夢中句。及女徒所詢結果語。知主人當不久人間矣。未幾先生果死。女優遂散。

宋錦

錦向以宋織為上。泰興李先生家藏淳化閣帖十帙。每帙悉以宋錦裝其前後。錦之花紋二十種。各不相犯。先生歿後。家漸中落。欲貨此帖。索價頗昂。遂無受者。獨有一人以厚貲得之。則揭取其錦二十片。貨于吳中機坊為樣。竟獲重利。其帖另裝他紵。復貨于人。此亦不龜手之智也。今錦紋愈出愈奇。可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

胡梅林定變

胡梅林先生。宗憲家僕中。有有功健兒二人。力萬鈞。人不能近。其一犯公令。欲斬之。禁獄中。其一自度苟殺彼。必且及我。遂謀弑主。有知之者。密以語公。次日公適當生辰。諸子謂此賊必乘此行事。盍不受賀。公曰。此示怯也。其受賀如故。吾自可辦賊。因

密授諸將計。及期帳下以次行酒。及此僕公急語之曰。汝素有大功。吾前欲斬某侯。汝為請即釋之。欲以為汝榮也。汝何久不言乎。僕聞此語。不覺感動泣下。拜曰。某初不敢言。不謂主公厚我如此也。公曰。吾當為汝赦之。今吾生辰。汝輩可痛飲。必大醉為樂。僕果大醉。乃並前僕斬之。公之不動聲色。而定變於倉卒。類如此。

焚牆獲全

胡梅林以總制開府於浙。有幕客謂胡公某受公惠久。無可報稱。今嚴相勢國且敗。敗則蔓延及其黨。公必不免。今為公計。當以厚幣伴函薦某於彼。記為室。彼必重用某。某暇時。凡公有片紙隻字。必為公匿而焚之。嚴雖敗。公無患矣。胡公然之。如其計行。及嚴敗。胡公果無累云。

白水銅印

歙邑西村名莘墟。有某之先世。微時來揚。投其戚屬。途拾一銅印。文為白水。至揚州。戚屬各助以貲。置質庫中。故衣戲以銅印鈐之。獲息殊厚。未鈐印者。初無人問也。亦以印鈐之。則售。經年貿易。貲且數倍於所助。自後凡有所為。必以銅印從事。卒以鹽筴起家。號其業曰泉。蓋合白水二字而為言也。迄今子姓仍以泉為號云。

辭閻君酒

明代有一善人死。閻君邀飲。至則見為筵者四。首為僧。次為道士。又次為善人。主席則閻君也。坐定。閻君舉卮。囑僧飲。僧合掌念佛。不肯飲。閻君亦不之強也。次及道士。道士拱手亦不肯。飲次及善人。善人自念。彼二人皆不飲。吾寧敢獨飲乎。亦辭之不飲。如是者三。閻君起立。拱手向三人請行。二人以次行至一處。如井狀。閻君拱手向僧請下。僧趺坐而下。次及道士。道士立而下。次及善人。不覺首先入井。及下則已托生人間矣。自念奇異。秘而不言。長而求所謂僧道。杳不可得。後舉進士。例為縣令。往吏部掣籤。見冢宰坐堂上。儼然冥中道士狀也。熟視再四。冢宰忽呼曰。汝在此乎。曾憶冥間事否。曰。憶之。特不敢言耳。問曾見同席僧乎。曰。未之見也。冢宰曰。我若見之。當以語汝。汝若相見。亦當語我。時某掣得河南某縣令。到官後謁藩王。王固冥間同席僧也。一見即驚喜曰。汝來此乎。曾識我否。曰。識之。王曰。曾見同席道士乎。曰。即今吏部尚書某也。觀此則閻君之酒。乃俗所謂迷魂湯耳。

八百丁

歙邑南有村名北岸。某姓始祖欲葬其父。地師為示一地。曰。葬此子孫繁衍。但初年

有損耳。留一語為驗。曰：半夜夫妻八百丁。葬後為子娶婦。合卺之夕。賀客皆散。新郎已就寢。定情矣。迨半夜。忽聞有欸門者。新郎疑為賀客復來。恩試啟戶視之。一虎突入。舉室驚。救虎雖去。而人則死矣。踰年新婦生一子。此後子孫果繁衍云。

犬子豺郎

某給諫子。已娶婦。為諸生。每遇歲試。輒倩人代作。學使者以其要人子。必置前列。及給諫假歸。有所聞。親送其子入試。試後亦不許通賓客。試題為嫂溺不援六句。公子於題則書豺狼為才郎。權也為犬也。於文則曳白無一字。文宗初不知為給諫子。置之六等。給諫怒。痛責之。妻慙而自縊。文宗例於試畢。始拜鄉先生。及謁給諫。語及所書題云。諸生中有如此不通者。給諫云。此即不肖子也。文宗踏踏不安。隨一揖別去。改置一等。次日有人榜給諫門曰。權門生犬子。烈女嫁豺郎。又號公子為六一居士。

七字勾向左

順治中。歛邑一令。初不識字。及判示日。其日為十七。胥教以十字判畢。胥復教以七字如十字狀。而曲其下復鈎向上。令灣向左。其形為十。胥恚云。誤向左矣。令審視良久。忽反張其示云。如此懸之市。則七上矣。蓋令止知十正而為七。而不知通幅墨字。

之皆反也。其遺笑一邑如此。

小兒傷臂

白門幼科胡道玉為巨室醫歲餘小兒其証非外感又非內傷惟啼哭不止胡乃密詢乳媪之夫曰汝為我密詢汝婦兒是何病設有他故我斷不以聞於主人也其夫云乃吾婦酣睡時壓損其臂骨耳胡曰果爾吾當偕外科往遂密與外科計詭云此病某有秘方須以藥敷臂上再以煎劑飲之自愈主人如其言兒臂痛漸減不數日而愈乃厚酬之此等乳媪殊可痛恨而醫家亦不可不知此等作用也。

總是一家

歛邑令某檄拘洪姓者其人逃匿令拘其族之富人富人至云某未犯法不審何以見拘令云某人有罪彼既在逃自應坐汝富人云某與伊並非服屬風馬牛不相及也令怒云汝與伊五百年前是一家也富人云若然某叔父忝居相國幸推烏屋之愛見者何如令云汝叔為誰曰內院洪承疇是也令云內院閩人與汝何涉富人云五百年前亦是一家也終無以加而出之。

鹽場土豪

鹽場土豪某。室有別業三楹。塔前掘一深池。中積水。外繚以垣。凡負債者。縛置池中。心曰。水牢。後有一人自水牢中得釋。首於官。官初蒞任。批准勘一胥。素與豪厚。以告豪。豪謂胥能緩數日。吾事濟矣。胥曰。可。於是立召坊者繪者。髹者。斲者。裝潢者。各厚其值。煥然一新。上懸名人畫。柱皆有聯。堂中雜置几案。交牀。池蓄金魚。凡器玩盆花。畢備。外扃以鑰。及官來勘。豪力辯。並無水牢。受害者引官往。豪若為不得已狀。始啟戶。訴云。某慮彼他往。則債不復償。因拉入書室。坐數日耳。非水牢也。官入室。所見殊精雅。水中金魚。悠然自得。乃大怒。首者云。汝負彼債。反誣以罪。吾署中荒蕪。湫隘。苟得日坐此處。其樂實甚。汝反以為囹圄乎。遂直土豪。而責首者。噫。豪計亦狡矣。

汪司馬輿人

汪南溟司馬有輿人名四三。一日懇司馬命以字。南溟字之曰目川。公子云。奈何為輿人命字乎。南溟笑曰。偶然擡起。便是目川。若放倒。則仍是四三耳。

平嶺

許文穆公。國為諸生時。赴鄉試。過新嶺。貧不能乘輿。語其擔行囊者曰。吾他日苟富貴。當平此嶺也。後登甲榜。歸里。則乘輿過嶺。而擔行囊者復值向日舊人。謂公曰。公

曩云富貴後為平此嶺。今當云何。公曰。我之嶺已平矣。汝輩各自平汝之嶺可耳。此言雖戲。實具至理。

燭淚汚頂

有士人鄉試後。將揭曉。則夢人以燭淚澆其首。醒後喜甚。以為必捷。及榜發。落第。甚恚。後數科夢皆如是。因於揭曉之夕。不復睡。不意其僕忽大叫詢之。則夢人以燭淚汚主人頂也。士人益怒。謂必無可望。及黎明。報人擁至。喜出望外。日中往視其榜。則姓名上有燭淚。蓋填榜時。吏所污也。

縫婢陰

亳州一士狎其婢。妬甚。搗蒜納婢陰中。而以繩縫之。婢痛苦殊甚。鄰人咸為之不平。羣訟於官。官大怒。檄拘妬婦。並喚車工數人。搗錐繩諸物。欲縫妬婦陰。士懼為門戶辱。竭力求免。官曰。今城樓且壞。果能重為建造。庶可免耳。士罄家所有。始能竣役。至今土人即以此事。名其城樓云。○順治中。毘陵某官。偶狎一乳媪。夫人知之。竟以錐鑽其陰而鎖之。棄其鑰匙於井。乳媪叫號欲死。人不得已。覓銅匠以鐵絲捺開之。至今常州人稱鎖陰奶奶云。

僕號墨文

程木文有僕號墨文。木文責之曰。我號木文。爾奈何亦號墨文。僕曰。音同字不同。相公乃木頭之木。小人是文墨之墨也。俱憶 關錄

人生各異

呂覽云。伊尹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孔子亦生於空桑。空桑地名。非樹也。乃亦有生於樹者。隋王德祖家有樹生瘿。大如斗。經三年其瘿朽爛。撒其皮。遂見一孩。因收養之。長名梵志。又元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有神光降於樹。人即其所候之。樹生瘿。若妊狀。自是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瘿裂得嬰兒。五土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既壯。遂君長其地。述異記云。魏時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庭中。長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為風所飄。則人有從風雨生者矣。寧國論云。蜀本無獠。獠為德陽山谷洞中壤壤而出。長而自為夫婦。種類益多。則人有從土生者矣。後漢書。夜郎剖竹而生。哀牢觸木而感。則人有從竹木生者矣。內典載。□□伽生於火中。則人有從火生者矣。又竟陵僧。於水邊得嬰兒。育為弟子。稍長。因筮得姓名陸羽。則人有從水生者矣。諸兒之生。可謂水源木本。

鳥翼棄兒

稷之棄也。鳥覆翼之子文之棄也。虎乳之。齊頃公之棄也。狸乳而鷓覆之。皆見於經。傳。東觀紀漢。肅宗敬隱天后。以王莽末年。生。遭時倉卒。母棄之南山下。隆冬寒冷。再宿不死。外家出過道。聞兒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飛鳥舒翼覆之。沙石滿口。鼻猶能喘息。心怪之。以為神靈。持歸養之。年十三。乃以歸宋氏。後為肅宗后。天都載。褒離國。王侍婢有娠。產子。捐猪圈中。猪以氣噓之。徙置馬櫪中。馬復噓之。得不死。後為扶餘國王。準之后。稷。未盡証也。

卧冰得魚

晉書王祥孝母。卧冰而雙鯉躍出。王延為母欲魚。叩冰而哭。一魚躍出。說儲載楚僚。卧冰。而童子送鯉。查道泣禱河神。而冰開得鱖。元史載汶上田政住。父病不愈。禱天。去衣卧冰。上一月。同縣王住兒。母病。卧冰上半月。皆得魚。以愈親疾。又焦革冬月得瓜。以愈父疾。王薦雪中得瓜。以止母渴。是皆孝思所感。動植之物。得以非時應之。若北史所載慕容熙。因符后病。季冬。思凍魚膾。仲冬。思生地黃。切責有司。必欲致之。至加大辟。而終不得。益信南面之尊。不敵孝感之神也。○王祥卧冰處。在沂水。至今冰

凍不合。卧冰事人。但知王祥。不知又有王延楚僚諸人。故拈出之。

刳股療疾

開元中。明州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治羸疾。自是閭閻相效。割股以博孝名。乃亦有為子刳股者。宋史呼延贊有膽勇。鷙悍輕率。嘗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為赤心。殺賊字。至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嚴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長能耐寒勁健。其子病。贊刳股為羹療之。○異苑載京房以漢時棄市。其屍至義熙中猶完具不朽。僵屍人肉。堪為藥餌。軍士分割殆盡。

大黃療時疾

療時疾者。服大黃良。宋史載陳宜中夢神人語曰。天災流行。人多死於疫癘。惟服大黃得生。宜中遍以示人。時果疫。因食大黃得生者甚眾。此見上帝好生。即有必行之天災。未嘗不開人以生路也。

封木石鳥獸

秦始皇封松為五大夫。唐武后封柏為五品大夫。錢瑯封臨安大木為衣錦將軍。明高皇封柿為凌霜侯。陳後主封石為三品。宋欽宗亦封石為盤固侯。衛懿公鶴乘軒。

晉惠帝蝦蟇得廩。北齊幼主鷄鷹食縣。幹犬馬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之封。隋煬帝以鷗字乃二品鳥。封為碧海舍人。唐太宗封白鶻為將軍。玄宗封白驢為將軍。昭宗封猴為供奉。以朝廷爵祿濫及無知之木石鳥獸。豈非祖龍之作俑哉。

放龜

毛寶無放龜事。放龜乃寶之武昌軍人。及軍人之墮江也。覺如立石上。即所放白龜。浮而送之。竟得登岸。晉書孔愉放龜。後封餘不亭侯。鑄印而龜三顧。及其卒也。龜復銜木植愉墓。今號龜銜樹。溪名龜溪。橋名龜回橋。一念好生。感及鱗介。○梁書王瑩拜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而卒。龜為四靈之一。宜其靈異若此。

燕增土塑像

崔鴻十六國春秋。魯國有齊做。數萬燕銜土培城。史記。漢臨江閔王榮葬於藍田。數萬燕銜土置塚。漢書。王莽開哀帝母丁姬隧。數千燕銜土投窟。梁昭明太子梓宮。有琉璃盃紫玉杯。後更葬。為閩人所竊。有燕雀數萬擊之。為有司所縛。上聞驚異。詔納壙中。復有數萬燕。雀銜泥增塚。墳側有湖。因名燕雀湖。○宋元嘉中。靈就寺群燕共

銜繡像。委之堂內。蕭道成於寺造白塔。齊雲巖太素宮。百鳥銜泥。塑成真武像。

雨係官銜

唐語林。顏魯公為河西隴右監察御史。時五原旱。魯公為決冤獄數事。天乃大雨。人謂之御史雨。宋史。趙鼎為相。延汪應辰之館塾。紹興五年。應辰舉進士第一。歲旱。鼎命應辰禱雨。即應。人謂之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狀元雨也。又豐城王仲衡守建昌軍。值大旱。入境。大雨如注。郡人喜曰。刺史雨。休寧凌唐佐知夏津縣。決河北疑獄。時亢旱。及唐佐歸。雨隨至。人號為縣令雨。元王伯勝為遼陽行省平章事。歲大旱。伯勝齋戒以禱。即雨。人謂之平章雨。至順中。宇文公諒為餘姚同知。夏久不雨。禱即應。民頌為別駕雨。陳春為嘉興路推官。因販私鹽事。釋被誣者數百人。先是久不雨。至是大雨。人稱陳公雨。順治中。秦世禎為江寧監察御史。時久不雨。世禎行部至太倉。決冤獄數事。即雨。人亦稱御史雨。蓋人事可以挽天心。即天功可以為人力。以視南史所載。蕭推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人號為旱母者。其人事可知矣。

聖火聖水

南史齊世祖時。有沙門從北齋火而至。色赤於常。云可療疾。人取之者。多得其驗。謂

之聖火。唐書。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有聖水出。飲者疾輒愈。有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往汲。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他汲轉鬻於道。裴度判狀。令所在禁塞。李德裕亦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夫先輩豈不欲濟人。誠杜其煽惑之原也。

存孤封爵

程嬰公孫杵臼二塚。在絳州太平縣之趙村。至宋元豐中。因議郎吳處厚上書。始建廟加封。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以時致祭。處厚言之是矣。第因屢失皇子而恐其為厲。則大可笑也。夫嬰與杵臼。生前存趙孤以全忠義。豈死後剪他人裔以求血食耶。○天禧中。封東方朔為智辨侯。

豫讓施全

豫讓刺襄子於汾橋下。馬驚而見執。顧襄子猶從容待之。嘉其義而從擊衣之。請使讓得行其意。可謂殺之之中。又有禮焉。施全之刺秦檜。亦邀于望仙橋下。柱斷而被擒。斬於市。眾中有一人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為。而避暑漫抄等書。乃列全於檜之十客中。不亦寃哉。或云另有一施全。

立橋除道

南吏會稽郭原平。吳郡范元琰俱稟至行家貧。以園蔬為業。園外有溝。見盜笋者。苦於涉水。乃採置籬外。各伐木為橋。以度之。又桑虞見盜瓜者。因園中多荆棘。恐傷盜衣。輒除道通之。此皆盛德事。但立橋除道。不亦過乎。昔宋羅可見人竊其園蔬。乃伏草間避之。以俟其去。只如此足矣。

柳敬亭

泰興柳敬亭。以說平話擅名。吳梅村先生為之立傳。順治初。馬進寶鎮海上。招致署中。一日侍飯。馬飯中有鼠。天怒甚。取置案上。俟飯畢。欲窮治膳夫。進寶殘忍酷虐。殺人如戲。柳憫之。乘間取鼠。矢啖之。曰。是黑米也。進寶既失其矢。遂已其事。柳之宅心仁厚。為人排難解紛。率類如此。

狄梁公善針

狄梁公性嫻醫。尤妙針術。應制入關時。華州有富室兒。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兩眼為贅所繩。目睛翻白。楚甚。垂絕。揭巨牌求療之者。許酬絹千疋。公一見。惻然曰。吾能治之。即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知針氣已達。

病處。遽抽針。贅應手落。目睛如初。富室感謝。致所酬緘。公笑曰。吾急病行志耳。謂急人之病出。不顧而去。昔人云。不為良相則為良醫。蓋濟世之術均也。如梁公者。豈非良相良醫兼長而並收其效者歟。彼其返周為唐。即起死迴生伎倆。當從容燕對。無不以子母恩情為言。尤屬頂門一針。內經云。上醫醫國。梁公有焉。後世猶以事女主為公咎。而公急病行志之心晦矣。

蘇石異飲

蘇子美石曼卿輩。飲名有五。曰鬼飲。了飲。囚飲。鰲飲。巢飲。一名鬼飲者。夜不爨燭。了飲者。挽歌哭泣而飲。囚飲者。露頂圍坐。鰲飲者。以藁自束。引首出飲。飲復就束。巢飲者。飲於木杪。海虞陳錫玄先生戲益之有六。曰號飲。偷飲。跪飲。枷飲。牛飲。狗飲。號飲者。阮籍飲酒二斗。舉聲一號。是也。偷飲者。畢卓盜樽。是也。跪飲者。劉伶跪祝引酒。是也。枷飲者。北齊高季武留司馬。消難飲。索車輪互括其頸。命酒引滿相勸。是也。牛飲者。商辛為酒池肉林。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是也。狗飲者。胡毋輔之輩。閉戶酣飲。光逸脫衣露頭。狗竇中大叫。遂得入飲。是也。飲名雖新。不若文字飲。醉紅裙。知己相聚。斗筲之器。成千鐘之為。酣適也。

正直為神

廣聞錄。萬曆四年。山陰諸生某暴死。其胃與手猶熱。家人不忍斂。奄至月餘始甦。身畔有大鏹五十金。為所携來。人問之曰。我死適冥司。值親識某。駭曰。汝何以至此。然某閻王正為其子延師。當為君緩頰進之。果延主西席。諸子皆羅拜。北面受業。起居經史皆與世同。而亦為師別具般饌。如世間食。王則哀冕甚尊嚴。因謂生曰。汝欲見五閻王乎。乃貴鄉王陽明先生也。及見先生。亦為主客禮。歡然道故曰。此冥司不宜久居。命掌判官囊生祿命。判官報生尚有十年陽壽。先生即命語其主王。送生還陽。主王從之。贈冥錢楮幣甚渥。先生曰。不可。宜用世間鏹。即所携五十金也。乃知正直為神。韓擒虎祭襄之為閻王非誣也。

慢神致禍

說儲載江吳某。偶以文木鑄神像二軀。一為土神。一日土神見夢於吳曰。吾位卑。不當與某神並。殊不相安。君盍徙我于他氏。吳如其言。後他氏鳩數人結土地社。出土神禮而祀之。一少年曰。何物木偶。靈何從生。而能發吳君夢耶。揮斧擊之。少年居恒禮大士。是夕歸。夢大士謂曰。汝昨何慢土神。土神檄汝罪。凡十三所。定不汝貸矣。少

年叩首乞哀。大士曰：我不能救汝死，但令汝生而貴。秦中某氏，世勲系也。且誕兒，亟往就之，可不失腰金矣。然必須戒家人勿哭。少年死，家人不能如戒，因復醒曰：坐汝輩哭，故失我世勲矣。猶幸大士許我，以後圖乃瞑。據此，則神固無可慢者。故曰：敬鬼神而遠之。

沈家怪異

廣聞錄：萬曆甲寅七月，閭門外下塘治坊沈廷華家，初有三足蟾蜍一隻，頭三角，角紅如丹，瑚緣牆行走。俄墻下地裂，走出數十人，並長六七寸，或老或少，或好或醜，或烏紗絳袍，或角巾野服，或垂白寡髮，羣衆驅逐，薄暮忽跳躍四散而隱。明日家人晨起，忽見牆上幼出五色彩畫，宛然金碧山水。次日換青綠山水，越日又換諸細巧人物故事，或染麒麟望月，或寫丹鳳朝陽。一日見兩仙人坐樹下圍碁。一日忽見衣錦嬰兒，捉少婦衣裾而立，觀者以爪觸傷婦頰，血出如縷，如是累月，符咒多方不能治。

○說儲載嘉靖中，瞿元立曾見一三足蟾蜍，取貯缸中，翌日視之，遁去矣。

佛像動泣

石季龍時，太武殿畫古賢悉變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梁武帝時，舍身光嚴重雲

殿游仙化生震動三日。普泰元年。洛陽金像生毛。而廣陵被廢。永熙二年。平等寺浮屠成。孝武會萬人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孝昌三年。平等寺金像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人號為佛汗。明年爾朱入洛陽。誅戮百官殆盡。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五月莊帝北狩。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十二月爾朱入洛。莊帝崩晉陽。宋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手忽震動。未幾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竟屠城去。又宣州大火。先時有鐵佛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火尋作。夫像不過幻相耳。胡然而動。胡然而涕。其殆示人以知趨避乎。惜乎其不之悟也。

正啼襖鬼

桓石虔趨捷絕倫。威鎮敵人。時有患瘧者。呼桓石虔來以怖之。立愈。劉胡面黝黑似胡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即止。楊大眼威振淮泗荆襄間。童兒啼呼楊大眼。即止。將軍麻秋有威名。兒啼呼麻秋來。立止。檀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以襖鬼。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兒。療瘧者書其形貼於牀壁。宋劉錡為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夏人畏之。兒啼怖曰。劉都護來。立止。遼史耶律休哥官拜十越。貴官名數敗宋師。宋人不敢北向。時宋人欲止兒啼。怖曰。十越至矣。小兒噤不發聲。此諸人者。呼名可

以怖兒已病圖形可以禳鬼愈瘡當其臨敵決戰所向披靡又可想已

厄井

風俗通厄井在汜水縣東十五里漢高祖與項羽戰敗於京索遁入智井追者至見井中有雙鳩飛出因得免殷芸小說滎陽板渚津原上有厄井漢王避項羽處郡國志厄井在滎陽漢高祖為雍齒所追投匿井中隨有蜘蛛結網蔽其井口得脫汲黯為滎陽守立神蛛廟以祀之聖天子百靈呵護信然○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絕糧處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王字後釋子遂附會為一字王佛○宋王元之有厄臺銘。

舞態

唐內史楊再思為高麗舞國子祭酒祝欽明為八風舞工部尚書張錫為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為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為黃麇舞諸人舞態愈工醜態愈露

汾陽新建

魏志咸熙中郭淮以功封汾陽子唐郭子儀封汾陽王是有兩郭汾陽矣劉宋時王華以誅徐羨之功封新建侯明王陽明守仁以誅宸濠功封新建伯是有兩王新建

矣。陽明先生尊人亦名華。同宋新建侯名。尤為巧合。

駙馬

搜神記。秦閔王女聘曹大死。墓在雍州城西五里。時有隴西士人辛道度者。以游學糧盡。經墓前。見一宅。因詣門下求餐。一青衣延之入。秦女遂與合焉。信宿而去。與金枕一枚。後度鬻枕於市。秦妃見而詢之。得其故。遂封度為駙馬都尉。後之國。婿蓋仍其名。○宋世以駙馬都尉為粉侯。遂指都尉兄為粉昆。

楚齊三王異好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其臣皆三飯為節。韓非子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有餓死人。尹文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劉禹錫詩云。為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是楚三王皆好細腰也。齊無鹽女極醜。而為宣王后。宿瘤女項有大瘤。而為閔王后。孤逐女狀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而襄王與語悅之。是齊三王皆好醜女也。何好尚之相懸如此。

楊妃心經

真定大曆寺中。多藏唐時宮人所書佛經。字俱工楷。內有楊太真手寫心經一卷。字

尤婉麗。後題云善女人楊氏。為大唐皇帝李三郎書。呼皇帝為三郎。此宮幃燕暝時語。乃直書於經卷。貽譏後世。大為可笑。

佛面刮金

如皋冒女九先生夢齡。語上元鄭允宜。號三山。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德安太守。權關守郡。素著清介。晚歸白下。值湛甘泉宗伯毀淫祠。三山領佛像刮面金。以供囊貲。抑何前廉而後貪。遂令佛面刮金。成實事也。間易嘗時自毀其面。孫嗣山垂老落魄。而貧徹骨。有以夫。予友徐穀臣亦毀銅佛三尊。病中刮面刮腿。宛轉叫號而死。

部郎厚德

萬曆中一部郎娶妾揚州。既登舟。則非所擇取也。媒氏懼伏罪。請歸易之。部郎以為非體。且貌雖遜麗於所擇。而厚重過之。因挈之赴任。得子。未幾擢憲副。金章黃蓋。過女父家。詢曩所擇女。則下嫁伍伯。女聞其歸。從簾內窺之。遂自經死。

鴨卵河純子

王元翰稗史彙編。成化丁未。松江隸卒馮順盜庫署篆。毛二守怒其累已。捶笞枷示。屬總甲王五監之。令致之死。王以鴨卵實生河純子。與順食之。竟無害。後聞海鄉人

云河魴同鴨卵食。則不殺人。信然。

蜈蚣珠

萬曆中。武進虞橋人。憇其上。多中惡死。居人苦之。不知其故。會數賈胡至。語人曰。此有毒物踞其中。吾當為去之。則以一大鐵籠作機檻。布以絲綿。貯熟鷄於其中。夕而昇至橋下。勅居人遠避。無犯之。賈胡伺之。頃則勢如風雨。久而纏綿難脫。天明啟視。檻中蟠一蜈蚣。長數丈。足皆纏縛而死矣。剖其首。一明珠大徑寸。其百足一足一珠。賈胡懷之而去。自是虞橋之患乃息。

牝牡珠

萬曆初。巨璫馮保得一珠。如大指。下微有凸狀。保曰。此牡珠也。惜失其牝。遣人購之。不得。吳中有淘沙者。得一珠亦如大指。而下有凹形。不知其為牝也。一賈胡見而以數錢買之。顧賈胡方窘甚。復鬻於吳賈。得銀三金。吳賈亦不知其為牝珠也。適遇購者。遂引入京。以售於保。得三千金。吳人因指其瑕曰。珠誠佳而有微罅。保笑曰。此牝珠也。乃以白玉盤捧牡珠出。共置其中。則轉而相就。遂如牝牡交。久而生一珠。乃稱無價。保敗。没入。比三殿灾。而失所在矣。

格

獸有名格者形似猩猩而自知吉凶。人有意害之則去不來。否則可擾而狎也。是何格智而猩猩愚耶。蓋猩猩耽於所嗜。人因得而制之。夫惟無嗜者。人莫制焉。愚意格物之格。或本乎此。

壓油

蓋州有蟲名壓油。形肖水鳧。每暮春時。從水中出。自呼其名。人因採取以重物壓之。油津津出。油罄皮僅存焉。投之水中。復生。蓋亦一種業報。內典所謂壓油殃者是也。

葫蘆棗

夷堅志。光州七里外。村媪家植棗二株於門外。秋日棗熟。一道人過而求之。媪曰。兒子出田間。無人打撲。任先生隨意啖食。道人摘食十餘枚。媪延道人坐。烹茶供之。臨去。道人將所佩一葫蘆繫於木杪。顧語曰。謝婆婆厚意。明年當生此樣棗。既是新品。可以三倍得錢。遂去。後如其言。今光州尚有此種。人懷核植於他處。則不然。

詩蛆詩牛

王丹麓墻東雜抄龔合肥以總憲守制家居。時士人投詩。日以什伯計。聞者往往應。

接不暇。一日有士投詩。閤者受置几上。士促之。閤者擲其詩叱曰。去去。汝這詩蛆也。來獻詩。士大慚。拾詩掩面走。一時傳以為笑。又鹽官有崔某者。業負販。能詩。頗多佳句。然其人蠢蠢焉如牛。人謂其為牛。則沒其為詩。如稱其詩。則又不似其為人。因戲稱為詩牛。人皆曰善。詩蛆詩牛。名目甚新。

籤訣

今人輒呼醜詩為籤訣。不知古人多有以詩占者。西山十二真君詩。語多訓戒。後人取為籤。以占吉凶。極驗。又射洪陸使君廟。以杜少陵詩為籤。亦驗。今陳烈帝籤訣。乃是絕妙古詩。蓋詩以言志。古之作者。多寓意風規。故言皆足為著。蔡如彼。朔風雪弄花草者。真是構無用為用耳。於占驗奚當。

三十六宮

唐徐凝詩。三十六宮秋夜長。景物淒涼之極。唐蘇郁詩。三十六宮愁幾許。人情柳絮之極。唐許渾詩。三十六宮聞玉簫。羣心跋之極。宋邵堯夫詩。三十六宮都是春。天真爛熳之極。

洗字去硃法

洗字法用西瓜一箇。約重三觔半。熟者蒂邊開一孔。入官礪砂三錢五分。砒三錢五分。礪四錢。共為細末。入瓜孔內。懸一七日。霜自出。以翎毛掃下。又一七收取。用時先將清水濕字。以藥蘸上。待乾。用翎掃淨。紙白如新。去砒法。用黃瓜一條。蒂邊開一孔。入官礪砂一兩。依前法取霜用之。

聖錄秘集卷五終

堅瓠秘集卷之六目錄

秦檜日受鐵鞭

冥王延師

杖卷

兑卷

查勘司

賜奴婢

梁未央大度

易頭腹

海中黑孩

秦女將健兒

巨神呵長

刁筆

狡僧

神鬼有靈

屠語

善斷

宋司理厚德

八條絃

土翅

為園

號因姓重

竊爐

孟嘗食客

中郎有後

供荔枝

鼻祖耳孫

鞭尸

西王母考

穴中龜蛇

肉塊

冥報

呂需

土鼓鳴冤

顏邦直

賜無畏

年號仍襲

正字紀年

蚶蛇油

兩太宰詔

看殺

來虞子

泥金報喜

清俸

饅頭

酷虐

儉德

蔣侯茅司徒

血逆流

女請代刑

想當然

古人自守

無對字

知足

飲酒賦詩

二氏廢興

千佛寺

剖心觀胎

鬼眼

足下黑子

一身是膽

長頭長脚長舌

堅瓠秘集卷之六

清 長洲石農諸人獲學稼纂輯

秦檜日受鐵鞭

予菴雜錄。秀水張恭錫先生。晉徵自述為諸生時。夢入岳王廟。王待以客禮。既而辭出。聞廟後樹林中哀號聲。往視之。見一囚反接於樹。一力士執鐵鞭鞭之。張問何人。囚曰。吾秦檜也。岳王法令每日受鐵鞭一百。公幸與王善。能為吾丐免。今日百鞭乎。張諾之。復入謁王。而王已預知其意。不復為禮。怒叱曰。汝向與吾同事。吾被檜賊害。汝亦幾不免。今何得昧前因。而反欲為賊乞哀。可速退。姑貸汝。張惶懼趨出。再過林中。則見執鞭者又增一人。謂張曰。王怒公為囚祈請。令今日加鞭一百。張大驚悸。而寤。明日猶面熱背汗。急往廟拜謝。幸無恙。

冥王延師

張恭錫嘗於病中夢兩青衣使者。持紅帖邀至一大府第。云是冥王府。遙望堂上。冥王端冕執圭坐。其身大如世間所塑金剛。侍衛森嚴。不能仰視。使者令張且閉目。俄而開者。則王已縮小如常人。服常服。侍衛俱退。右左止數人。揖張升堂。叙主賓禮。曰。

欲暫屈先生為館師。訓吾二子。作制舉義。以便異日取科第耳。張曰。王子當自有世爵。安用科第。王笑曰。即吾亦不免輪迴人世作公侯。况吾子耶。引張入館室。呼二子出拜師。子年可十三四。甚俊雅。王命以項仲昭燈刻稿與讀。謂其文夫穎。長人神智也。張為講解。二子殊聰敏。恍惚間。覺坐館之日已甚久。一旦王開筵謝別。酒肴極豐。而張不思飲食。王亦不相強。謂張曰。先生自是科第中人。但艱於得子。吾今贈先生以兩子。願左右捧一金盤來。盤中坐二小兒。長不及尺。宛如粉孩。王曰。以此酬師足矣。即命前青衣使送歸。張頃刻至家。遂醒。身已僵卧兩日矣。自是病愈。後果得二子。

杖卷

張恭錫於崇禎庚午之春。至于忠肅公廟祈夢。問秋闈獲雋否。夢人闈試畢。以三場文卷一總投納。收卷官乃其受業師已故蔣姓者。閱之。嫌其文不工。擲卷於地。命每卷各杖三十。張旁睨自歎。吾文不佳。致辱及卷。慚憤而寤。竊計今科必不利。及秋榜發。中第九十名。蓋三卷各杖三十共九十之數。而本房座師乃餘杭知縣。吾鄉蔣雉園先生燦也。與所夢蔣師姓正符合。甲戌成進士。授闕縣令。陞部郎。

兌卷

遂安方渭仁先生。象瑛。健松齋集。記郡司馬南和楊仲延。繼芳。初任和州知州。康熙丙午。苦病。冬。至夕。忽昏迷。見一隸執柬相邀。須臾至一府第。主人常服延入。序賓主畢。俄青衣投一刺。楊竊睨之。上書逸民周仁。主人遽起出迎。周至則皤然老翁也。讓坐。頃之。楊推周。高年。周亦遜楊官長。主人乃謂楊公年尚少。此席應屬周君。坐定。主人出數隸。昇二卷箱。至。曰。此明年春閱卷也。屬兩公詳定。楊因問閱卷舊例。隸曰。不必閱。以天平較其輕重。重一斤者為合式。十三四兩次之。十兩以下則不入格矣。於是楊與周取平馬較。兌得一斤者五十餘卷。餘重十三四兩不等。兌畢。隸送楊歸。則漏下五鼓矣。家人環守榻前。病遂愈。

查勘司

康熙初。吾蘇書生顧某。居平奉佛。又善扶鸞。偶遇龍樹王菩薩降乩。授經一卷。皆勸人忠孝。無異儒書。後每運乩。默誦此經。菩薩立降。言休咎奇中。端午日生被酒。晝卧忽夢冠帶坐公堂。侍衛嚴整。吏進文書云。陰司新勾到人犯。候點名起解。見數囚伏塔下。聽點中一女囚。裸形不著一絲視之。即其姊。近日暴亡者也。生念公堂不便認親。但問女囚何得裸體。吏云。此係無為教中人。陰司例不許穿衣。生叱云。太褻瀆。今後改例穿衣。吏方唯唯。而顧視其姊已衣矣。點名畢。聞堂頭鼓聲。眾忽不見。生自省。

我何處為陰官。即脫冠帶置案上。疾趨下堂。回首堂額。乃查勘司法堂五字。因誦龍樹經。信步行至一處。山水明秀。鳥獸花木俱非人世所見。有數老僧或坐或立。一僧呼生。使向池中洗手。水清見底。生方探手欲洗。忽見水中現一龍頭。驚悸而寤。明日請龍樹菩薩降乩。書云。陰官得游佛境。幸甚。水中所見者。即我也。何必驚怖。生問吾身後得歸佛境否。乩云。且完查勘司事。更圖後緣。生自此忽忽不樂。至來年端午日。無疾而逝。遺言以龍樹經為殉。惜不傳。

賜奴婢

見聞錄。石首袁榮襄公。宗鼻為世廟日講官。數陳明咈。上喜。欽賜家奴女婢各六人。初榮襄為興府長史時。中酒晝寢。夢一美姬扶牀跪請曰。妾備充李白洲下陳。今願侍相公帷幄。袁夢覺異之。召黃夫人語焉。既而李以黨宸濠敗。妻孥没入官。至是榮襄所受女婢。李姬果與焉。宛然夢中人也。

梁未央大度

亦巢偶記。梁朝鐘字未央。粵東番禺名宿也。內閣洪承疇慕其名。聘致幕中。甚相得。一日洪有他行。以夏楚付梁。俾無論男女大小。有不法即以治之。既而一妾有犯。梁

竟責之。妾之弟悍少年也。以辱其姊。大恨。必欲殺之。梁知不免。告曰。俟予寫一家書。當就死。少年持刀待之。作書未竟。家人報洪歸矣。少年驚而逸去。及梁見洪。並不及此事。後別洪歸。路逢大盜。即少年也。見梁大喜曰。我欲殺君。竟不向主人言之。真為可敬。厚有所贈。梁固有大度。此少年亦非尋常人也。

易頭腹

今世說。宜興周立五。啓舊弱冠時。顴未高。兩顴逼而禿。面有槁色。鄉人竊笑之曰。此黃冠相耳。立五聞之。若弗聞也。年三十二。猶困童子試。偕其父荆南。旅宿南城外倉橋側。夢中見一雉冠絳衣人。右手操刀。左手提一人頭。鬚髯如戟。至榻前。易其頭去。以手所提之頭。函其頸。立五大驚。持父足疾呼。及舉手摩之。頭如故。凜凜著累日。未幾。面顴漸高。兩顴骨漸豐。鬚鬣鬢然。日益長。越年餘。又夢一白鬚老者。冠緇冠。執長尾麈。隨一金甲人曰。請吾來易爾腹。語訖。金甲人抽所佩刀。啟立五腹。出其臟腑。滌濯而復納之。既納。以方竹立覆其腹上。取釘錐釘四角。立五夢中。聞響聲。丁丁而怪。其無痛也。釘畢。白鬚老者揮麈而祝曰。清虛似鏡。原本無塵。忽釘其笠。豁然有聲。立五遂寤。自是文學日進。順治乙酉丁亥。歷試兩闈。皆獲雋。官侍講學士。

海中黑孩

南通州邊海鎮臺諾公。遺有馬二百餘。放青海口。司牧者每見群馬驚躍望內地而馳者。不一次。群牧疑為盜馬者。遂早晚候之。選駿騎沿海從外躡之者數矣。並無人迹。逮後方得一小黑孩。從海中出。則群馬為之奔逸也。牧人共攬得之。以進諾公。諾公即着衆牧養之。無使逸去。始則不食。繼而知餓。勉食粥飯。嚴寒衣之。衣亦衣。漸識人言。久之亦遂能入語。但其肌膚純黑。眼珠綠而齒殊黃。若五官則盡與人同。四年之久。防閑者亦踈。因長夏無衣。復逸入海。而不知所之。想即鯨人之類歟。此乃齊門司閻張瑞石所親知目見者。

秦女將健兒

叱語。石砧。司女將軍秦良玉。畜健兒名來狩者。精擅鳥銃。百發不失一。方秦師抵渝。隔江望見張黃蓋者。循女牆坐。遽命彈之。待應手一發。中執蓋者。并仆其坐。既復潛渡。依城仰擊。連中數人。城中出鐵騎衝突。兵多覆溺。秦悔失狩。謂即千金吾不與易也。亡何。附船柁歸。身面中數鎗。然不死。秦以自食金匕箸食之。仍搗以白銀一錠。

巨神呵長

韓莊張天護。佑夜夢巨神呼令長長。因踈身展足。抵隣籬。為鄰媪驚止。嗣是長八尺餘。長髯肥軀。過城市人競聚觀。馬不得行。佑仰攀卓楔脚束馬上去。地二三尺。眾駭服。嘉靖元年。山東礦賊王堂流劫歸德柘城諸縣。申陽六使者往勸。令佑控馬。猝遇賊孔裳店。佑執大屋梁據高阜呵賊。辟易就擒。以貧不願官。受賞而歸。壽終於家。

刁筆

如臯有一善刁筆吏。見石莊司巡檢申文內。稱巡檢司弓兵某等。拏獲巨盜若干名。因語之曰。弓兵獲盜。官於何許。文已將投。不及竄改。索其五金。乃於司字傍直添一筆。為同弓兵某等獲盜。申文上而巡檢得旌矣。又郡有三童子交毆。而斃其一。官擬一人抵死。其父欲為申辨。袁武生語之曰。爾第酬吾多金。可片言豁也。與之。因書牘云。三嬰戲毆。非姦非盜。非仇。六手交加。一死一生。一抵。上司見而釋之。真刁筆也。

狡僧

萬曆中憲副李某。素不喜緇衲。守湖州時。一日出行。有僧持十金一緘。闌告道左。謂得之拾遺。故上獻。以憑示給。李高其行。命住持某寺。董修殿之役。出疏自捐百金。湖屬得數千。同事胥者鑄之篋筭。營材鳩工業。有日矣。會李坐堂。有蒲伏塔下。能誦其

緘書筆遊合一。李巫命以遺金還之。信禮愈甚。已乃僧忽他出。數日不返。探其篋笥空空如也。蓋十金書緘亦彼僧埋伏之術。臨行一併脫去矣。

神鬼有靈

萬曆丙辰五月初二。贛州城外水發。高女墻數丈。沿江大厦巨礎。胥付洪濤。城內至沒樓脊。有業醮者。憑几樓上。子母忽水湧去。至萬安縣百家村。尚據几無恙也。城東三十里有儲潭廟。水發之先。廟神見夢於廟祝。令移像至山絕頂。去原位高數丈。水果及所移地而止。又一泥塑鬼卒。乘流東下。顏面剝落。越數日遡流而上。仍立於原位。眾異之。重加裝飾。孰謂土木偶無靈哉。

屠語

萬曆中如臯冒汝九之廬州。城中多屠驢者。蔡明方頰橫一衛突入牀前。問之。將就死地。急持金向屠祈贖。屠業淋漓。擣頭顱至矣。冒戲之云。郡名廬。何得屠驢。屠答云。未聞公維揚不宰羊也。冒為之語塞。

善斷

萬曆中直指姚公。世所令江都時。有兄弟以家資構訟者。其兄以百金托一貴人為

居間公廉知其狀。陽領之。比庭鞠。曰。訊其兄曰。若與貴人有何瓜葛。則以父黨之中表對。公曰。若弟獨非其中表耶。胡獨為汝地。即吾憐若弟貧。公斷亦未必即百金也。若向吝於弟。而他是圖。趨令如數取金。畀其弟。而置其兄免究。貴人慙而服之。

宋司理厚德

萬曆乙卯。贛郡宋司理名懷祖者。蜀之富順人。遇直指按部。許訟奸民。競砌單款。以害良懦。宋為匭置郡前。給之曰。若盍投牘此中。吾且為彙呈也。投者幾數百紙。比直指放告過日。則盡付一炬矣。越三年。其子啗吉弱冠。舉蜀榜之第六名。

八條絃

琵琶四絃。京師東院陳妓雙彈合調。都人謂之陳家八條絃。如臯宗孝廉羅中曾揮千金於都門。買一校書。亦陳姓。其名為一軸畫。又南京院妓有一串金。亦的對也。

土麪

江西餘干縣有一酒家。常施一道人酒。不索酒錢。道士曰。吾有以報之。引至一處。指其土曰。此可代麪為酒。歲省造麪若干緡也。至今其土取之不竭。

為園

或問為園之道於沈石田。石田對曰：多種樹，少起屋。又長興盧仲甫，常訪蔣堂。堂方為園，謂秉曰：亭沼初完，恨林木未就耳。秉曰：亭沼如爵位，一時遭際或可得之。若林木非培植弗成，正如士大夫立名節也。

號因姓重

宋文文山節義凌霜，名重古今。宋道士方方壺善詩畫，名著一時。又萬曆間楚人方方壺，名尚贊，亦善書。吳郡文文水，衡山太史子，擅詩畫，名文文起，亦衡山太史曾孫。壬戌鼎元，入內閣，羅羅浮金陵人，工書法。石石洞名淮，江浦人，與莊定山同榜。由詞林為督學。年二十六七，即致政歸，漫游名山，不知所終，以嘗讀書石洞菴，故號石洞。近錢塘吳吳山，亦以詞藻見稱。

竊爐

畫漫錄：宋與北人誓兩界，非時不得葺城堞。李元則知雄州，欲展城無由，因作銀鑪寘城北土神祠。一旦使人竊去，因大喧鬧，蹤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之，遂興工起築。今雄州城北是也。語云：行障之間不厭詐偽，弦高誕而存鄭，子囊北而全楚，元則誑而固圍，機心機事，時有用之而濟者，蓋亦君子所不諱也。

孟嘗食客

烈士傳。孟嘗君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馮驩彈鋏歌無魚。蓋求為中客也。以市義事。卒為上客。○青城南佛寺。相傳為孟嘗宅。尚有鑿金在。其所以待食客者。封氏見聞錄。鑿大者容四十石。小者三十石。釜可受七八石。

中郎有後

晉書羊祜傳。祜蔡邕外孫。討吳有功。將進爵。上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為關內侯。則中郎未嘗無嗣。而蔡克別傳亦云。克祖睦。蔡邕孫也。克再傳為司徒謨。則中郎後裔且蕃。或於典午之代。何得云無嗣哉。○代醉篇。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生子發。後娶蔡邕女。生承及祜。適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承竟病死。邕女之賢如此。而後漢蔡邕傳無聞。列女傳止載文姬沒胡中。生二子。贖歸重嫁。董祀事。而亦不及羊道之婦。史失去取甚矣。

供荔枝

漢孝和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驛馬晝夜傳送。至有死於道者。時唐羌上書以為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請罷之。見謝承漢書又金史載世宗時。亦遞送

荔枝以諫議大夫黃久約諫令罷之。然則荔枝之獻前有漢宮。後有金室。不獨始於唐。家所謂一騎紅塵。知道荔枝來者。特以妃子之故。遺譏史冊耳。

鼻祖耳孫

鼻祖。始祖也。黃山谷詩云。鼻祖以來傳父兄。許旌陽服氣書云。人受胎於父母。其生始成鼻。故鼻云祖。今畫家寫照畫美人。俱從鼻始。鼻祖可對耳孫。前漢書惠帝紀。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應劭云。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高曾遠。但耳聞之也。李夔云。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顏師古曰。耳音仍。以爾雅有仍孫。無耳孫故也。然以義揆之。宜讀本音為是。

鞭尸

史載吳兵入郢。子胥求路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責其已甚。張伯起謂鞭尸者。伯嚭報誅伯州犁之讐。而史傳以為子胥者。蓋以子胥不禁鞭尸。責在元帥。此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及閻穀梁傳疏云。春秋說文謂子胥鞭平王尸。血至踝。按平王之卒。至是已十餘年。而言血流至踝者。必無之事也。或者子胥至孝所感。天使血流。以快孝子之心乎。然流血漂杵。載在周書。子子猶云。盡信書不如無書。

安知血流至踝。非好事者為之哉。又吳地記云。越軍入吳。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盃動酒盡。似謂子胥快心。越軍之入者。恐忠義如子胥。雖死忍見吳社墟哉。盃動酒盡。亦事之未可信者。

西王母考

爾雅。西王母乃西方荒僻之國。賈誼新書。堯西見王母訓。又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據此。則西王母猶國名女真。人姓胡母。其實非婦人也。而以西王母為婦人者。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王母捧觴。又漢武外傳。以七夕會於甘泉。王母捧仙桃而下。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王母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使在崑崙之墟。郭璞註。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是亦奇形怪狀。未聞有仙桃瑤觴。美人侍女。綽約流盼之態。而世乃繪圖以祝人壽者。本於甘泉賦。想昔王母欣然而上壽之句。涇州回山有王母宮。陶穀撰紀。欲躋之祀典。流傳至今。遂為勝事也。

穴中龜蛇

夸堅志。慶元二年三月。秦州韓羽建墓。正晝間。見一紅裳婦人。一皂衣髯翁。從山而

下。異之。歸述與妻徐氏。徐夢所見二人跪於牀下。婦曰。妾與翁在山五百餘年矣。今日方遇主人。無以效勤。敢獻微物。捧出紫袋。中有所盛。徐接之而寤。手內有所執。呼婢點燭視之。見是紫袋。中包一瓠。搖之有聲。置之於几。明日韓復入山。夜半徐又夢二人跪。婦曰。昨與娘子一瓠。七棗在內。可鑽開取食。當生七子。為國家棟樑。如年耄可與媳婦服。亦生七孫。聞來日開金穴。如見妾等。不可殺害。徐曰。汝等在何所。曰。盡在穴中。一長一尺八寸。一高三寸。徐驚覺以告其夫。明日於土內得一赤蛇。長尺八寸。身紅如金。一龜高可三寸。身綠色。韓以銀盆貯之。捧歸藏於厨。翌日啓視。無所見矣。○宋吳璘之制蜀也。以焚金坪叢茂。見烟燄中有黑氣從東南去。則逆曦生時也。後以叛族傳方正學之父。亦焚穴蛇。雖忠逆不同。而赤族則一。不如韓羽之為得也。

肉塊

搜神記。新莽時。南陽市中生一肉塊。斫刺不入。以問費長道。

後漢房道曰。此物一名

肅。二名伏。中有鐵券。長二尺六寸。云王家衰。劉家當興。須得七歲女子尿之。可開也。莽試之。果然。又魏志載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塊。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無體無聲。其國滅。載記劉聰時。流星落平陽北十里。視之。

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於外肉傍常有哭聲生肉之異大都亡國之徵

冥報

諸書所載白起李林甫曹翰秦檜等應劫為猪牛受報宜矣。若隋書李士謙傳鱗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衣為獸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龜宣武為鰲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云皆佛家輪轉之道又宋虞仙姑詣蔡京見大猫蹲踞榻上撫其背曰此章惇也廣聞錄載隆魚腹京師顯靈宮道士買一魚腹有秦白起妻四字果報錄載萬曆中武林一士夢冥王判秦檜為龜云剗剔以償夙孽鑽灼以罄餘智後江上漁翁網得大龜腹有秦檜字說諸載宋天聖中侍中馮拯薨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腹下白毛成馮拯字馮氏以金帛贖之但史稱馮拯氣貌嚴重頗得大臣體不知何以得此譴也

呂需

見聞錄新鄭高公拱修華亭徐文貞階之怨其下遂有承望風旨者徐族幾碎文貞作書達之新鄭時文貞之客呂需號水山唐樓人老而負俠腸偽為徐使者持書而謁新鄭新鄭與之酒食不敢以勺粒入口哀號泣訴達於新鄭之內夫人以至乳媪

奴婢無不感動。皆為文貞潛解之。而新鄭意亦稍解。文貞之得全。呂需之力也。新鄭答書。詳載見聞錄中。

土鼓鳴冤

見聞錄。嘉靖中。沈青霞之子。襄相嵩逮之獄。必欲致之死。襄居獄。以土造鼓。夫之天曰。此鼓若鳴。則我父子之冤當白。鼓成。擊之不鳴。則又搏土為之。如是者。歷幾年。一日鼓成。果有聲。適嵩敗。得出獄。

顏邦直

夸堅志。弋陽了頭巖農夫。何一傭工於添公鎮顏邦直家。三歲工滿辭歸。相去一程。聲問不通。慶元二年四月。何在田插稻。忽見顏當前立。何識故主。升壠上揖。顏曰。可伴我行。何即隨去。半月不反。何妻齊氏使兄詢於顏家。其子孫曰。我家二郎下世已一十九年。如何要何一使喚。兄歸述其言。杳然不復可求。四年正月。何忽還。妻問其因依。曰。二郎帶我去游廬山。徧歷諸寺。去歲四月到蘄州蘄水武三郎家。武留宿。二。郎謂之曰。君之妾桂奴是生身活鬼。其所拾一子。方七個月。亦是怪魅。武命桂奴至。扣審其事。桂奴顧二郎曰。汝道我非人。爾亦是無身之鬼。脫賺何一往來五千里。使

何妻兒想念。二郎答云。我雖無身。然賴生前者。度人經有功。故得逍遙自在。我欲拔度。何一起生離苦。豈是害他。桂奴無以對。即抱捨得之子。走向厨中。途不見。二郎尚要挾我游大孤山。我不肯。因歸。妻大驚。二月間。何一在田中。又見顏來呼。遂死。

賜無畏

唐時每恩及功臣。多云賜無畏。幽閒鼓吹。載裴休在相位。一日奏對。宣宗曰。今賜卿無畏。有何貯畫言乎。韓偓金鑿密記云。面處分自此賜無畏。又云。已曾賜無畏。卿宜凡事盡言。其言淺鄙。不知所起。予意疑即孟子所引泰誓。王曰無畏。甯爾之意。說儲謂出自普門品經。云是觀世音菩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故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此云賜無畏。蓋借普門品語。更施為賜。見其思出自上耳。

年號仍襲

南唐賊張遇賢。宋貝州賊王則。睦州方臘。俱改元永樂。金賊楊安兒。及元出帝阿速吉八。並改元天順。雲南賊段思廉。宋西夏賊李遵頊。俱改元正德。魏元法僧梁王琳。立永嘉王蕭莊稱帝。俱改元天啓。至正戊戌。紅巾賊徐貞一。陳友諒陷江南。下吉安。亦稱天啓。又郭青螺集中。載萬曆初。泰和人掘地。得一銅法馬。如月樣。上鑿天啓三。

年置。乃知永樂天順正德天啓皆前代僭竊年號。而明代四襲之宰相不讀書。匪獨宋初也。○按正德改元後。吏部尚書馬文升試士。因出宰相須用讀書人題。以譏劉文靖健謝文正。遷而隆慶之號雖不犯重。至改隆慶州為延慶衛。改隆慶殿為慶源殿。時當國者徐文貞階不得辭其責也。

正字紀年

朝家紀年。多以正字為諱。如魏齊王芳之正始。高貴鄉公之正元。梁武陵王之天正。金煬王之正元。正隆。金哀宗之正大。元順帝之至正。並為止徵。明英宗之正統。遂至北狩。武宗之正德。卒至乏嗣。雖不失國。終非吉兆。蓋正字以一止為文故也。

蚺蛇油

庭聞述畧。明武宗初年。嘗宿豹房。劉瑾等以蚺蛇油姜其陽。是以不入內宮。蚺蛇幾年姜如之。後西幸。悅劉妓甚寵之。呼劉娘娘。然在途諫帝幸浙。且促回鑾。與有力焉。

兩太宰誥

陳太宰誥檀弓註云。太宰至之子。孔穎達云。與吳太宰誥名號同。而陳太宰博聞強識。多有所言。兩太宰誥何忠佞星淵哉。

者殺

晉衛玠美丰姿。從豫章至下都。觀者如堵。玠體不堪勞。遂病死。人謂之者殺衛玠。蘇子瞻自海外歸毘陵。時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上。夾運河千萬人觀之。子瞻顧謂坐客曰。莫看殺我。無何亦竟卒。荆谿將屬纊時。對僧惟琳曰。西方不無。但個裏着力不得。便見子瞻大得手處。恐衛洗馬未必有此見解。

來虞子

隋來護兒。以武畧任將帥。而其子恒濟。兄弟相次知政事。學士虞世南文學邁世。而其子昶不能纂其業。為入仗宿衛。陸元放戲曰。來護兒兒把筆。虞世南男帶刀。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泥金報喜

談苑。新進士及第。以泥金帖子報其家。謂之喜信。太平清話。宋時新及第者。有金花榜帖。用塗金紙。濶三寸。長四寸許。大書姓名。下有两知貢舉花押。又用白紙作封帖。貯金花帖於中外。亦書姓名。謂之泥金報喜。又明初在京中式者。必於原籍出榜張掛。今惟紙條一幅。不知此儀廢於何時也。

清俸

仁和王丹麓年踰四十。益復困頓。妻鄒夫人戲語之曰。同學少年皆不賤。奈何夫子獨長貧。丹麓曰。吳盧少詹有言。貧者上天所設。以待學者之清俸。金陵吳介茲晉亦言。天以貧德人。今處儔類之中。天幸德我。特頒清俸。義難獨享。願以共卿鄒夫人。哂曰。君意良厚。但不知何日俸滿耳。

饅頭

蠻地。以人頭祭神。諸葛孔明征孟獲。命以麩包肉為人頭以祭。謂之蠻頭。今則訛而為饅頭。又淮源舊有祠堂。蠻俗恒用人祭之。北史韋珍為東荊州刺史。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宜悉以酒脯代用。羣蠻從約。而春秋時。至用國君於社。如用邾子於次睢之社。其慘酷更倍於蠻俗矣。

酷虐

史稱晉靈公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巢金元吉當衢而射。觀人避箭。妲己置薑於盆。令宮女裸浴。觀其楚毒。以為樂。齊後主亦置蝎浴斛。令人裸浴。觀其叫號。則大喜。漢主龔掩亦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觀其嚙啖。謂之水獄。又北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

有他怒。則取殺之。以為快。呼為供御囚。太平廣記。張思和斷獄。諸囚必被枷鎖。人號生羅刹。後所生男女。皆着肉鎖。手足並有肉杻。五行記。大業中有卒。暴酷諸囚。後生一子。肩上有肉枷無項。芥視人命。以供喜怒。卒獲慘毒之報如此。

儉德

史稱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南齊書。卞彬所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又虞玩之所躡屐。二十年不辦易。北史魏司空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宋寇平仲青帟。二十年不易。遼史張儉。一敝袍。聖宗密令近侍以火夾穿而記之。屢見不易。問之。儉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范忠宣之客。皆布被。諸人儉德足挽靡風。而公孫弘獨以布被見譏。直譏其詐耳。

蔣侯茅司徒

蔣子文為鍾山神。歷代廟祀不絕。晉記符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敗。見草木皆兵。南史魏軍圍鍾離。蔣帝許梁扶助。曹景宗遂挫敵人。宋元凶齊東昏禱之。終莫救於敗亡。助順禍淫。昭昭不爽。又李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後范葵敗賊。

新塘收骸骨瘞之。得全左臂。無一指。神言驗矣。可謂土木偶無靈哉。惜不能為國殺賊。而祇洩斷臂之憤。終却蔣侯一箒。

血逆流

搜神記于公辯東海孝婦周青冤。天乃雨。按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誓於眾曰。青若有罪。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行刑已。其血青黃。緣幡竿而上。極標復懸幡下注。又晉書建興中。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着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其子忠訴詞稱枉。齊書陳顯達為官軍所敗。趙潭注稍落馬。斬之。籬側血湧。滿籬。又洛陽伽藍記。神龜中。河間劉宣明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血亦逆流。目終不瞑。屍行百步。諸人並以淋漓殘敗之血肉。能自白其枉。刑官能不為之動念哉。

女請代刑

唐咸通六年。滄州鹽院吏趙鑄。犯罪至死。有女請隨父死。鹽院官崔據列狀以聞。詔哀之。兼減父死。永樂甲申。江浦知縣周益。成化丙申。蒲州清東驛驛丞馮佇。俱有罪當刑。益妻梅氏。佇妻李氏。俱具疏請代夫刑。詔特宥之。是皆女子中之有至性者。

想當然

孔融與曹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蘇長公對策有堯曰殺之三臯陶曰宥之三既登第主司問所出曰想當然耳蓋本孔北海語。

古人自守

楊子雲作法言蜀人齋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以為富無仁義正如園鹿欄牛卻之張知白守毫毫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為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污吾文古人之自守如此。

無對字

孫沙溪先生云古今字俱有對如吉對凶上對下與高卑深淺饑飽寒暑之類皆有對惟渴字無對又云隆古時人無詐偽故六經中無真字人不知有異端故六經中無仙佛僧等字毛序始云大學無斯字論語無此字尚書無也字未有人拈出。

知足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若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體消長之理然也袁中郎語汪進之曰人家一妻數妾和美

無間却無好處。得他們小小炒鬧。我從中解紛。乃有些好光景。人家做官一中進士。徑直做到尚書。却無好處。得遇遷謫。歷些坎坷。堅其德性。煉其才品。乃有些好光景。語若不近人情。然能覺此中有好光景。便有處困而亨之意。隨遇而安。怨尤俱釋。非大有學問人。不易道此。

飲酒賦詩

晏元獻與客宴飲。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米元章邀蘇子瞻飲。列紙三百。置饌其傍。每酒一行。伸紙作字一二幅。小史磨墨。幾不能供。飲罷紙亦盡。乃更相移去。先輩風流。即一盃酌間。不忘以詞翰相課。亦異乎以飲食游戲相徵逐者矣。

二氏廢興

齊文宣敕道士剃髮為沙門。宋徽宗令沙門冠簪為道士。此二氏之遞為興廢也。周武帝廢佛道教。而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圖老子法。而其子太宗復之。此二氏之並時興廢也。昭昭乎揭日月而常行。亘天地而不廢。其惟吾夫子之教乎。

千佛寺

帝京景物畧。萬曆九年。孝定皇太后建千佛寺於德勝門外。殿供毘盧舍那佛。座繞千蓮。蓮生千佛。時朝鮮國王首尊天二十四身。阿羅漢十八身。詔洪寺中。其像銅而光如漆。範鎔質良。穆肅慈猛。相具神足。其天人示現威儀。亦與東土形摹迥別。時西蜀徧融和尚。以誣受訊。師稱華嚴佛號一聲。刑具斷裂。訊者驚止。眾乃延請住寺。法聲大振。寺南一里。另有小千佛寺。

剖心觀胎

俗謂人昏愚曰一竅不通。蓋有所本。呂覽曰。紂殺比干而視其心。以驗七竅。孔子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高誘註。孔子言紂一竅不通。若一竅通則比干不見殺。又紂剖孕婦以觀男女。人所共知。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人所未知。特拈出之。

鬼眼

宋藝祖謂陶穀一雙鬼眼。神宗亦謂杜常一雙鬼眼。穀傾危士也。常折節學問。無戚里氣。河陽久旱。下車而甘雨隨。直州河決。及坐而橫流止。此可與穀同日道哉。舜目重瞳。項羽亦重瞳。皮相何足以盡人。

足下黑子

相法。足下有龜文黑子。並大貴。張仁愿示之安祿山。而祿山亦以呈仁愿。□□為義兒。西門軍容示之吳行魯。而行魯亦以呈軍容。曰吾為汝成之。郭汾陽以示渾咸寧。咸寧亦以呈汾陽。汾陽晒曰。不逮吾足。相之貴一也。汾陽最矣。祿山羯漢。軍容刑餘。何以稱焉。

一身是膽

蜀志。姜維膽大如斗。山房隨筆。張世傑屍見焚。膽亦大如斗。不化。南史李膽起兵討侯景。被執遇害。膽大如斗。北史周文時。王雅芒山從戰。獨拒敵兵。周文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人但知趙子龍一身都是膽。而不知有王雅。故為拈出。

長頭長腳長舌

後漢書。賈逵不通人間事。而能折節下問。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南史范雲指范岫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往事也。兩長繼美。奕世流芬。南渡太學。諸生素輕秦檜。目為秦長脚。及為相。范同云。這長脚漢也會做兩府。而檜妻王氏。時目為長舌婦。二長濟惡。凶德叅會。崇禎中。張恭錫夢檜日受鐵鞭。則脚雖長。至今跳不出鬼門關。而歸雖長舌。恐不能巧飾以騙閻羅也。